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10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十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四十七回：小安子鮮血染白塔

第二層塔也有四個雍和宮喇嘛，除了使禪杖的一個，被史存明由梯級踢落之外，還有三人，一看見史存明跟踪竄落，不由分說，各自一揚左手，拋過石灰包來，拍拍，灰包落地，白烟迷漫，史存明慌忙把雙眼一閉，屏息呼吸，可是他肋下挾着的小安子，一嗅着石灰烟，又馬上引起一陣猛烈咳嗽！

史存明知道敵人這一種「石灰戰法」，用意十分狠毒，因爲一個武功怎樣高强的人，决不能够長久屏息絕氣，停止呼吸，只一呼吸的話，就要吸入灰烟，吸入灰烟，也即是等於吃毒藥，慢性自殺，唯一對策，就是立卽竄出塔外，跑到空氣淸新的地方，然後能够保存性命！史存明在這時候，突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這層塔東南西北四面，一共有四個小小的窗口，天山大俠由梯頂竄落的時候，眼光瞥處，已經記牢了窗口的位置，他立卽把小安子向肩上一抗，兩脚向地一點，用了個「燕子穿簾」的身法，向着南面的塔窗穿了出去！

他這一下雖然是死裏求生，其實也十分危險，因爲白塔本身是一座光禿禿的石塔，塔外並沒有塔角塔欄這一類可以附身的東西，史存明一竄出塔外，就要垂直向塔脚跌落，由第二層塔窗直到地面，也有三丈多高，以史存明武功來說，這一下摔跌下來，雖然未必跌死，也要折斷手脚，不過史存明竄出塔窗的時候，已經胸有成竹，他右肩抗着小安子，左手抖起斷虹劍來，就在越過塔窗；身子向下落的刹那，反臂回頭，向塔身上一刺，錚的一聲大响，削鐵如泥的劍鋒，竟然揷進石塔牆壁半尺多深，

這樣一來，史存明立即緩和了向下落的跌勢，他和小安子兩個人的重量，完全吊在劍身上！

塔外的空氣和塔內判若霄壤，史存明衝出灰烟包圍，方才能够睜開眼睛來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就在他要縱身下落的時候，猛覺眼前一亮，三道黃光由塔下冲天飛起來，挾着一種旋轉力量，向史存明吊在塔窗外的身子飛到！

史存明身經百戰，久歷大敵，黃光才一飛起，他馬上看出來，這是三面飛鈸，飛鈸是喇嘛的法器，大如圓碟，是用黃銅鑄成，這三面飛鈸風聲凌厲，分明是喇嘛高手所發，如果在平地上，天山大俠決不會把這幾面飛鈸放在心上，可是現在身懸石塔，高吊半空，變了敵人的暗器靶子，史存明在倩急之下，猛然想起地缺翁圖譜裏面，有一着「俊鶻盤空」的功夫，這一招是在懸崖峭壁上遇敵的時候應用，天山大俠更不猶豫，吸了一口丹田之氣，一咬牙關，把斷虹劍一拔，抽離塔石，腰身向上一弓，雙脚連環蹴起，呼呼兩响，不向下落而向上竄，那三面飛鈸精光霍霍，迎面飛到，史存明雙臂向上一振，胸口一凹，讓正中的一面飛鈸，砍中胸口，可是他用軟如棉的功夫，把飛鈸的勁力卸去，只割破了多少衣服，身體髮膚並沒有損傷，左右兩面飛鈸呢？史存明却用三陰滅陽掌勁力，反掌一拍，噹噹，把兩扇飛鈸打落地上，身子就在半空裏一個盤旋，就像一頭大雁也似的，掠了半個圓弧，方才落下地來，身法之快，姿式之妙，白塔外埋伏的清宮武士看在眼裏，禁不住喝了聲釆，叫道：「好呀！」

史存明雙脚一落，立即把小安子向地一放，正要把他先救醒過來，再作打算，那知道時不我與，史存明剛才彎下腰身，耳邊一聲破鑼也似的叱喝：「大胆叛逆，屢犯宮廷，趁早留下腦袋！」颯聲風

响，一個紅袍人影，向史存明當頭撲到。

撲過來是個穿着大紅僧袍的喇嘛，頭戴金邊毘盧帽，虬髯繞頰，獅鼻海口，面如噀血，手裡拿着一對黃銅法鈸，大如桌面，一見了史存明，不由分說，雙鈸一起，用了個「迅雷貫頂」的招式，向史存明頭頂劈落，史存明關心小安子的生死安危，不暇還招，他一伸臂把小安子挾在肋下，向着橫裡一竄，掠出三丈以外，正要搶進北海湖邊的柳樹叢，那知道柳叢裏人影一晃，又搶出三個清宮喇嘛來，也是身穿大紅袈裟，豹眉虎目，正中的一個喇嘛手使八卦混元牌，左邊的喇嘛使青銅萬字奪，右邊的喇嘛呢？却舞動一柄鋸齒狼牙刀，這三件都是外門兵刃，精光霍霍，向史存明攻到。

史存明到處遇伏，不禁心中着急起來，他並不是害怕自已應付不了眼前這幾個喇嘛，却是就心自已帶着一個負傷的小安子，衝突不出重圍，他在倩急之下，仰首向天，倏的一聲清嘯。

這一聲清嘯是史存明在來的時候，跟岳金楓約好了的暗號，他想藉着這一下嘯聲，把埋伏在柳林裏面的岳金楓引出來，會合一起，合兩個人的力量殺出重圍，那知道岳金楓這時候正正在樹林裡遇了強敵，苦戰不脫！

原來岳金楓埋伏在白塔南面的柳樹叢裏，眼望着史存明和小安子兩人，跟隨着那小太監進了白塔，誰知道他們兩人一進了白塔之後，不到盞茶工夫，塔門轟的一响門上，塔頂的燈光也倏然熄滅，岳金楓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拔劍搶出柳林，奔向塔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岳金楓身形剛才一動，柳樹頂颯聲風响，落下一個大紅僧袍的喇嘛，手上一根黑沉沉的鑌鐵兵刃，頭大尾細，形如杵臼，呼的一掄，抖成二尺見方的杵花，向岳金楓迎頭猛搗，這一下有個名堂，叫做「玉兎舂臼」，岳

金楓不慌不忙，劍訣上指，手中劍往起一揚，用了着「火把燒天」，劍尖粘住杵頭，向左邊一圈一帶，這一下用巧化勁，以柔尅剛，把那喇嘛連人帶金剛杵帶出三四步路，好一個岳金楓，這邊用巧勁帶過敵人的巨杵，那邊左臂一圈，「漁夫撒網」，三指駢立，向這喇嘛的右耳門擊去，就在岳金楓出掌遞招的刹那，背後呼呼兩响，撲過兩道勁風來，岳金楓眼看四面，耳聽八方，金風一响，便知道有人乘隙偷襲，他霍地一矮身，「摟膝拗步」，連人帶劍，滴溜溜的一轉，一對練子錘抹着肩際耳邊掠過，打向空檔，岳金楓閃電也似的回劍一截，把敵人逼退幾步，原來又是一個喇嘛，身材瘦長，使一對練子臥瓜鎚，岳金楓喝了一聲：「禿賊！」劍光展開，宛似驚濤駭浪，便和這兩個喇嘛戰在一處。所以史存明發出嘯聲，岳金楓雖然聽見了，知道他已經由白塔裡拚死衝突出來，却不能够過去接應！

這兩個埋伏在柳樹林裏面的喇嘛，全是雍和宮裏面的護法，那使金剛杵的名叫達阿泰，那用練子臥瓜鎚的名叫雷蒙，全是青藏派的一等高手，岳金楓以一敵二，僅堪自保，那裡能够衝出柳樹林呢？

史存明一聲嘯罷，並沒有看見岳金楓出來，知道他也跟自己一模一樣，遇了埋伏，吉凶莫測，眼前三個喇嘛，又像旋風也似的殺到，天山大俠只好咬牙切齒，把小安子向地上一放，抖劍相迎，那三個喇嘛也是雍和宮的護法，使八卦混元牌的名叫做穆珠朗，用鋸齒刀的名叫桑西巴，使青銅萬字奪的名叫阿克泰，至於那個剛才在石塔下用飛鈸襲擊史存明的，却是雍和宮裡面的總護法，名叫做尼堪布，他本來是後藏拉薩哲蚌寺的主持，武功之高，為雍和宮喇嘛之冠，小安子的武藝，也是由他調練出來，原來雍和宮的喇嘛共有三百多人，個個精通武技，雍正在位的時候，派大將軍年羹堯平定青海，由青藏各地的喇嘛廟裡，禮聘了這一班喇嘛回來，把自己從前做皇子時的貝勒府給這班喇嘛居

住，雍正駕崩之後，乾隆皇帝繼續供養這班喇嘛，還把喇嘛住的地方改做雍和宮，挑選八個武功最高强的，封為「護法」，尼堪布是八人中武功最高的一人，被稱為「總護法」，換句話說，今天晚上出動包圍史存明、岳金楓的雍和宮喇嘛，已經精銳盡出，包括六名「護法」在內了！

史存明不愧是個久經大敵的人物，他看出圍攻自己四名喇嘛之中，武功最强的是尼堪布，俗語說得好：突陣攻强，潰圍攻弱，自己只要一招擊倒對方武功最强的人，便可以收到鎮懾其餘敵人的功效，史存明主意既定，立即用旋風掌身法，扭身一閃，由穆珠朗和阿克泰二人的兵刃夾縫中間，一下閃了過去，搶到尼堪布的面前，劍光一閃，施展「雷電披風劍」法，「雷神殛木」「電光過嶺」，嗤嗤，一連兩劍，向尼堪布胸口刺到！

那知道尼堪布武功的招式，十分怪異，史存明抖劍刺來，他兀立在地上，沉如山岳，既不旁閃，也不後退，倏地一聲猙笑，雙鈸上起一揚，向裏一合，錚錚兩聲大响，竟把史存明的斷虹劍夾在兩扇飛鈸的中心，這一下出乎天山大俠意料之外！本照一般情形來說，史存明這柄寶劍，削鐵如泥，任何兵刃撞上，也有三分顧忌，番僧這兩扇銅鈸，怎樣能够硬夾劍身呢？但是尼堪布的武功却是超凡拔俗，第一，他這兩扇銅鈸大如圓桌，比起擋箭用的盾牌，還要巨大，厚凡半寸，鈸身是黃銅打成的，堅固光滑兼而有之，不用顧忌寶劍，第二，他夾斷虹劍的時候，不是左右合攏，而是上挑下壓，斜斜的上下一合，這樣一來，恰好避開左右兩邊劍鋒，史存明出其不意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！

他連忙用個「雷神歸洞」的招式，撤臂往回一抽，要把寶劍由雙鈸之間奪出來，那知道尼堪布力

大如虎，勁貫兩臂，還用起西藏柔功來，兩扇銅鈸緊緊合住，牢如鐵鑄，史存明一抽之下，寶劍不動分毫，他還要腕上加勁時，穆珠朗等三個護法喇嘛，已經旋風也似的撲到！

這三個喇嘛看見尼堪布雙鈸一下合住史存明的劍，不禁大喜，以為有機可乘，穆珠朗把八卦混元牌一幌，用了個「泰山壓頂」的招式，雙牌挾着勁風，向史存明後腦砸落，桑西巴的鋸齒刀，却用個「橫江截浪」的招數，照史存明肩背砍到，阿克泰的青銅萬字奪也在同一刹那之間，用「指天盟地」的招術，照史存明脚下剪來，三件兵刃同時進招，任你是六臂哪咤、千手如來，也是難以抵禦，眼看史存明除非撤劍後跳，向旁邊閃出去，不然的話，難免喪在這三個喇嘛僧夾攻之下。

好一個史存明，他在最危險的時候，往往能夠發揮出驚人的戰力來，史存明知道自己如果放棄斷虹寶劍，等如猛虎去了爪牙，別想能夠殺出紫禁城，如果不拋棄寶劍，受傷難免！他陡的一咬牙齒，拚走險着，右手緊握劍柄，左手往回一抄，居然用玄玄拳手法，「探海擒蛟」，五指一抄，奪住了桑西巴鋸齒刀刀背，向上一推，桑西巴做夢也估不到史存明有這一着，鋸齒刀往上直翹起來，恰好跟穆珠朗的雙鐵牌迎個正着，叮噹兩聲，刀牌砸在一起，震得這兩個喇嘛的臂膊胸口，痲辣辣地，史存明在伸手奪刀的同時，雙脚齊踢飛，使出旋風腿法，向阿克泰的胸坎，他這一下既然攻敵之所必救，同時又避過敵人的招式，阿克泰只好向後一退，史存明趁勢一幌身，連人帶劍竄向尼堪布的背後，把尼堪布牽扯得跟着他轉了半個圓弧，雙鈸喀喇一响，幾乎鬆了開來，叫史存明把劍奪了出去！

尼堪布看見史存明居然在電光火石，刹那之間，向時使出玄玄拳、擒拿手、旋風腿三種武功來，閃過穆珠朗三人的兵刃，不禁又是驚奇，又是佩服，他陡的一聲大喝，雙臂一振，使出密宗氣功來，

本來「密宗」這個名詞，出自大乘佛典，即是金剛不壞身軀的意思，天竺國有一種苦行僧人，往往窮盡畢生精力，鑽研密宗氣功，密宗功夫練到絕頂的，眞個可以入火不焚，入水不溺，甚至把他放入一具封密的銅棺裏，掘坑安葬，埋在地下泥土裡七日七夜，方才破土發棺，拖他出來，仍然可以生存（幾年前印度有一苦行僧人，曾經創造過埋入土內五十四天不死的驚人紀錄）據說這完全是一種精神功夫，跟瑜伽術大同小異，尼堪布的密宗功夫，雖然不會達到這個地步，也有相當造詣，他一運起氣來，一股熱力由丹田穴升上來，透過腕臂，由手掌心發出，灌注入兩扇銅鈸裏，須臾之間，番僧兩扇亘鈸，火也似的灼熱，幾乎變了兩塊燙鐵，史存明的斷虹劍好像落入銲鐵的洪爐裏！熱汗直流，天山大俠不由吃了一驚，穆珠朗三個護法喇嘛，惡狠狠也似的，再次向史存明撲到！

史存明知道自己的處境，十分危險，對方用這密宗功夫，分明是強逼自己放棄寶劍，換句話說，如果丟棄了斷虹劍，也即是要了自己的性命！當下把心一橫，決意用三陰滅陽功勁，跟尼堪布的密宗氣功一拚，拚個兩敗俱傷！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，一件驚人意外的事，突然出現！

是什麼驚人意外的事呢？原來小安子被史存明救出白塔之後，放在地上，呼吸了一陣清新的空氣，頭腦漸漸清醒過來，小安子本身原來沒有受到怎樣的損傷，不過被生石灰封瞎了一隻眼睛，同時吸進了多少石灰烟，把喉頭燒得火辣辣，猛烈咳嗽罷了，他睜開未受損害的一隻獨眼，四下一瞧，當堂嚇了一跳！原來他看見史存明的寶劍叫尼堪布的銅鈸夾住，面色火紅，尼堪布的面上也紅得發亮，隱隱帶着一層紫氣，分明是用密宗氣功，要搶奪天山大俠的斷虹劍，其餘三個喇嘛趁史存明寶劍受制，旋風似的殺上，小安子心中一急，他想着史存明在重重包圍之下，尙且挾着自己衝出白塔！現在他遇

了危難，自已豈能够袖手旁觀，安順海再也不假思索，雙手向地一撐，拚盡全身氣力，一個「鯉魚跳龍門」的身法，直騰起來，一個頭搥，猛向尼堪布腰腹之間，撞了過去！這一下疾如掣電，尼堪布完全沒有防備，砰砰兩聲，被小安子一頭撞個正着！

安順海怎的要用頭搥撞擊尼堪布的腰背呢？原來小安子的出身，本來是血滴子武士遺留下的孤兒，從小就在雍和宮裏長大，他的武功還是跟尼堪布等幾個護法喇嘛鍛鍊而成，所以知道尼堪布密宗氣功的厲害處，也知道番僧本身的弱點，安順海明白尼堪布的密宗造詣，只練到第三「段」地步，所以一運起氣功來，腰腹間的金水二脈，不能够水火交濟，是唯一致命的弱點，如果有人在他腰腹之間重重一推，氣功立卽消散，就輩份上說來，尼堪布還是小安子的半個師傅，可是安順海為了挽救史存明的危局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這一頭搥恰好撞中尼堪布的腰腹，尼堪布的密宗氣功，當堂一懈，史存明猛覺對方的熱力突然收斂，立卽把斷虹劍往回一抽，錚的一聲輕响，居然由兩鈸之間，把寶劍奪了出來，閃電似的向後一撩，劍光閃處，竟把桑西巴的鋸齒刀，阿克泰的青銅萬字雙奪，嘩唧唧的一陣連响，削成兩段，險些兒還割掉了他們的手指，桑、阿二人嚇出一身冷汗，慌不迭忙的向後倒竄不迭！

尼堪布估不到自已快要得手的時候，小安子却突如其來的向自已一撞，功敗垂成，不禁怒火高升三千丈，他霍地往回一翻身，喝道：「畜生斗胆！」小安子一頭撞中尼堪布的腰間，跌落地上，立卽用地堂拳身法，骨碌碌的一滾，那知道尼堪布是個何等厲害的人物，小安子剛才向外貼地一滾，他右手的銅鈸，已經脫手擲出，黃光一閃，竟把安順海齊中腰斬成兩截，一聲慘叫，鮮血四濺，可憐一個

棄暗投明，矢志光復大漢河山的小安子，一時不愼，中了清帝詭計，就這樣的血濺深宮，喪命在總護法大喇嘛尼堪布銅鈸之下！

史存明看見小安子為了救自已身遭慘死，不禁怒髮冲冠，目眥盡裂，一聲虎吼，斷虹劍嗤的刺出，接着用三陰滅陽掌，呼的一聲，隨着劍光推了出去，砰砰兩聲大响，把桑西巴摔了個大跟斗，肋骨打斷兩條，接着長劍一揮，刮的一聲暴响，又把阿克泰的一條左臂，齊手膀斬了半截下來，慘叫一聲，疼得滿地亂滾，史存明振起神威，一掌一劍之間，傷了兩名護法喇嘛，柳林裏面埋伏的清宮武士看在眼裏，不禁為之大駭！

尼堪布用脫手飛鈸的絕技殺掉了小安子，看見史存明剎眼之間，連傷自已兩個同伴，不禁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入阱之獸，還要困鬥！」雙鈸一起，疾如旋風，用個「盤龍繞步」的身法，捲起兩團大如栲栳的黃光，向史存明撲來，史存明剛才險些兒被尼堪布所算，忿怒異常，寶劍揚空一閃，向上一崩，硬用了一着「電母照鏡」，把尼堪布雙鈸推開，反手一掌，「破石開碑」，向這番僧胸膛劈入，這下劍裏夾掌，是地缺翁圖譜裏面的怪招，快如閃電，尼堪布大吃一驚，來不及回鈸招架，急忙雙掌合攏，翻腕一格，劈拍兩聲大响，硬生生接了史存明這一招，兩人的功力造詣互相彷彿，這一下以硬撞硬，史存明一條左臂，固然震得又痲又辣，尼堪布的胸口也疼痛異常，不由自主退後兩三步，史存明還要換過右掌，再給他一招「天女橫戈」，冷不防側面一聲大喝，一個人刷啦兩响，由柳樹叢裏竄了出來，原來是岳金楓，左臂涔涔滴血，情形十分狼狽！

原來岳金楓在柳林裏跟達阿泰、雷蒙兩個護法喇嘛惡戰，鬥了二三十合，柳樹叢裏四面八方現出

十多個清宮武士來，一窩蜂也似的向岳金楓圍攻，以岳大俠的本領來說，雖然勝不了達雷二人，也決不至落在下風，可是多了這班武士，情形便不同了，變了寡不敵衆，顧此失彼，岳金楓知道再鬥下去，凶多吉少，陡地一聲大喝，使出連環奪命劍來，刷刷刷，劍光連閃，刹那之間，刺翻了三名清宮武士，拔身一幌，就要殺出柳林，雷蒙喇嘛突然把練子鎚一收，左手一揚，嗤嗤嗤，白光連閃，刹那間飛出五把飛刀，岳金楓回劍一掃，叮噹噹，五把飛刀齊齊跌落塵埃，他趁着劍掃飛刀的刹那，兩脚一墊，凌空直拔起來，竄上一株垂柳樹的樹頂，用「黃鶯渡柳」的身法，颯颯颯，一連五六下起落脚穿枝渡幹，眼看就要搶出樹叢，冷不防眼前一花，一條紅袍人影由横裏截過來，原來是護法喇嘛達阿泰，揮動金剛巨杵，仗着熟悉樹林地勢，居然搶在岳金楓的前面，喝道：「叛逆還要逃跑？」迎面就是一杵，岳金楓勃然大怒，劍光刷地一展，「畫龍點睛」，盪開杵頭，當胸就是一劍，這一着連攻帶守，簡直是拚命的招數！

那知道達阿泰一聲狂笑，身子刷地一轉，右手袍袖往起一揚，呼呼呼，打出三柄紫金飛鎚，他這一下突如其來，換了武功稍弱的人，已經被他打着，岳金楓却是手急眼快，右脚釘牢地面，上半截身向後一仰，居然在間不容髮的刹那，將這三把紫金鎚讓過，可是背後活聲風响，一柄飛刀閃電也似的飛到，穿中岳金楓的左臂，原來雷蒙喇嘛悄沒聲息的由後面掩過來，出其不意，發出一把飛刀，擲擊他的後背，這一下十分陰辣，好在岳金楓用鐵板橋功夫一彎身體，無意中躲過背心要害，飛刀穿在手臂之上，入肉三寸，血涔涔滴下，岳金楓一咬牙關，反手向後一捋，硬生生的把飛刀拔了出來，甩手往回一擲，恰好一個清宮武士由側面撲過來，這飛刀嗤的一响，揷進他的心窩，連哎呀也沒有半聲，



岳金楓柳林遇伏，使出連環奪命劍法跟清宮護法喇嘛惡戰。

便自撲通倒地，嗚呼命喪！

達阿泰和雷蒙兩個喇嘛，估不到岳金楓在負傷之後，居然還會用飛刀殺人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岳金楓趁他們畧為錯愕的刹那，搶出樹林，恰好跟史存明撞個正着，岳金楓大叫道：「史大哥，咱們中了這賊皇帝的圈套啦，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！」史存明恍然大悟過來，小安子已死，岳金楓負傷，俗語說得好，雙拳不敵四手，還是早走為上，他立即抛下尼堪布，向岳金楓身邊一衝，就要突圍潰陣，那知道北海湖邊，柳樹叢內，到處都殺出清宮武士，還有身穿黃衣的雍和宮喇嘛，兼雜在武士人叢內，刹那之間，把史、岳二人圍成鐵桶也似，苦戰不能得脫！

史存明、岳金楓過去兩次能够深入皇宮，進出自如，完全是出清宮武士之所不意，方才能够履險如夷，倏忽來去，同時小安子的帶路奔跑，金弓郡主的連珠彈絕技，也有不少幫助，今天晚上情形便不同了！清宮武士方面是有備而戰，又加入了百多名雍和宮喇嘛，實力更強，史存明岳金楓便自陷入苦戰狀態，插翼也難飛了！

兩位大俠聯劍力戰，雖然還可以勉強自保，但是時間一長，始終有精疲力歇的時間，史存明抬頭一望白塔塔頂，剛才熄滅了的燈火，又再明亮，還有幾個人擠在塔窗觀戰，史存明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把斷虹劍一絞，叮噹幾聲，削斷了幾個武士的兵刃，在一片繁响中，低聲向岳金楓說道：「岳兄弟，賊皇帝在塔頂看咱們打架哩！抓住了他，一定可以奪路！」岳金楓矍然道：「對！」兩個人的劍光合在一起，左右一捲，賽似神龍戲海，把清宮武士結成的人牆，蕩開一片空隙，兩位大俠趁勢一縱身軀，颼颼，掠過衆人頭頂，撲向白塔，衆武士齊聲大叫：「大胆反賊，還要跑到那裏去？」

史岳二人一連幾下起落，似大雁凌空，如流星過渡，不過幾霎眼的功夫，已經撲到白塔之下，塔門仍然關閉，史存明却一縱身，呼的竄起，居然拔起三丈多高來，一下攀住了二層塔的塔窗，岳金楓也跟着向上一拔，那知道他左臂負傷，流了不少的血，又苦戰了許多時候，輕功提縱未免大打折扣，這一下只竄起兩丈多高來，還差七八尺的距離，方才到達窗台，白塔塔身又是光溜溜的，絕對沒有可以攀援的地方，眼看就要跌回人叢內，史存明大吃一驚，好在他竄上塔窗的刹那，已經抖下腰間飛抓套索來，向着下面一抛，岳金楓一翻腕，抓住索頭，史存明用力一扯，把岳金楓吊上塔窗，尼堪布在人叢裏抖出丹田罡氣叫道：「放箭！大家放箭！」

他這一聲叱喝，把衆武士提醒過來，個個拉弓如滿月，扣上狼牙利箭，嗤嗤嗤，無數飛蝗也似的弩箭，向史存明岳金楓兩人存身的塔窗射了過去，史岳兩人恐怕白塔裏面還有喇嘛埋伏，抛擲生石灰包，不敢竄進塔裏避箭，只好把手中劍抖開來，上挑下撥，左格右打，弩箭一到他們身邊，便給劍光撞落，不過單是站在窗口挨箭，也不是好方法，岳金楓情急智生，高聲叫道：「史大哥，咱們再竄上一層塔，弓箭便射不到哩！」

史存明恍然道：「對了！賢弟，你抓緊了套索！」話剛說完，把斷虹劍盤空一繞，盪開箭雨，拔身向上一縱，離了塔窗，用「鷂子鑽天」的身法，盤空一匝，嗖的一掠，恰好到了第三層塔窗上，那套索長凡四丈有餘，這樣一來，史存明站在第三層塔，岳金楓却站在第二層塔窗口，史存明用力向上一提，岳金楓就像近代馬戲班的空中飛人一般，向第三層塔窗升上，一上了第三層塔，離地六丈多高，清宮武士的箭雨，登時減少大半，史存明回過身來，向着塔裡一望，只見塔裡空空如也，闃無一

人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向岳金楓叫道：「岳老弟，這白塔裡面埋伏的喇嘛和武士，統統跑出塔外去了！咱們正好乘虛而入，長驅直進！」

這一下眞個不出史存明的所料，白塔裡面本來埋伏了二十八名雍和宮的喇嘛，一百多名武士，還堆存了大量生石灰包，準備用生石灰烟圍攻的方法，把史存明活活困死在塔裡，那知天山大俠臨急應變，在灰陣圍攻下，挾着小安子穿窗而出，脫出重圍，白塔裡面的埋伏，變了完全沒用，那些喇嘛和武士，只好衝出塔外，參加圍攻，那知道史岳兩人突然竄回塔裡，這一下大大出乎各人意料之外，要攔阻也來不及！史岳兩人施展開輕功的身法，沿着螺旋形的鐵梯，直向塔頂攻上！

白塔裡面靜悄悄的，完全沒有半個人守衛，只有各層鐵梯的轉角處，堆放了或多或少的石灰包，史岳二人一口氣向上衝，由第三層衝上第四層，由第四層衝上第五層，由第五層衝上第六層，最後衝上第七層塔頂，史存明還未跑到塔門前，想起乾隆帝的寒盟背義，小安子的身遭慘死，一股熱血，由胸口沸騰到喉頭，心肺幾乎炸裂開來，把斷虹劍一幌，向塔門口一截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七層塔頂斗室裏面，當眞有幾個人，他們看見天山大俠搶進來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第四十八回：史劍虹賀壽刺權奸

史存明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在燭光之下，一眼看見坐在閙龍椅上，胖胖白白的人，相貌像乾隆帝，不由分說，一個飛身撲了過去，劈胸一把，伸手把他揪了下來，劍光一幌，就要當頭砍落，岳金楓接着竄進塔裡，眼光瞥處，失聲叫道：「明兄，咱們上了當啦！這個不是皇帝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，史存明當堂滿身冰冷，好比迎頭澆下一盆凍水，他在西天目山太元洞裡，把乾隆帝幽禁了個多月，聽見岳金楓喊叫不是眞皇帝，急忙定睛看時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人的面目雖然有幾分像乾隆帝，其實是冒充的貨色罷了，天山大俠心裡一急，立即醒起一個主意來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是那一個人，好大胆子！居然假扮皇帝？快說出身份來，如果是無名小卒，宮中太監，我史存明首先把你的腦袋一劍砍下來，再把屍身由塔頂拋落！」那假皇帝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不禁面如土色，高聲叫道：「壯士饒命！我並不是無名小卒，是和親王弘晝！」

原來福康安向乾隆帝獻計的時候，他主張挑揀一個身材面貌酷肖乾隆帝的人，冒充皇帝本人，坐在白塔頂層，當做釣魚香餌，引史存明上當，那知道乾隆帝挑了許多內侍宮監，沒有一個和他相像，他要想退一步來說，用一個假造的木偶人，可是回心一想，史存明是個武功絕頂的人，眼光何等厲害，用一個木偶來騙他，萬一給他看出破綻，豈不是前功盡棄嗎？乾隆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那就是自已的兄弟弘晝，面貌舉止和本人十分酷肖，便吩咐他假扮自已，弘晝雖然不願意給皇帝做替身，却

不敢違反聖上的旨意，而且想着宮廷裡面，已經佈下天羅地網，就是冒充一次皇帝，儘自無妨！所以他很安心坐在塔頂，那知道史存明和岳金楓在無路可走的時候，居然再次殺進白塔，把弘晝生擒到手！眞正是弄巧反拙！

再說史存明用半激半嚇的手段，逼出了弘晝的身份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向岳金楓叫道：「岳兄弟，關住塔門！把這幾個東西，統統弄倒他吧！」岳金楓立即把第七層塔門一拉，轟隆兩聲關上，並且壓了門閂，然後回轉身來，將陪伴和親王的四名太監，統統點了穴道，叫他們癱軟在地，史存明呢？右手用劍抵住和親王的背心，左手抓住衣領，把他推到塔窗面前，叫和親王伸頭出塔窗外，喝道：「你如果要活命，喝住下面的武士，不准上塔！假如有半個不字，立即要了你的性命，知道沒有？」

和親王是個天潢貴胄，換句話說，也是養尊處優，享福慣了的人物，試問他如何不怕死？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慌不迭忙的回答道：「是是……好漢爺爺，只要饒我不死，我叫他們不上來便是！」和親王眞正伸頭出塔窗，高聲叫道：「喂！我被叛逆……」這兩個字剛才出口，肋下陡的一痛，原來史存明腕底微一透勁，劍尖已經刺破他的衣裳，和親王嚇得魂飛魄散，改口叫道：「我被這兩位大英雄拿住了，你們千萬不要上塔，顧全我的性命！」

他這樣的一喊，白塔下的喇嘛和武士，不禁起了一陣騷動，和親王是當今老佛爺的胞弟，他們那裡敢冒失造次？立即派人稟奏乾隆皇帝，乾隆皇帝在乾清宮裡，等候佳報，那知道消息傳來，福康安「引虎入阱」的妙計，雖然成功，自已的胞弟却被史存明生擒，乾隆不禁大驚！他沉吟了半晌，向報事的太監說道：「你吩咐尼堪布他們，不用顧忌和親王安危，亂箭射上塔頂，結果今天晚上來人的性

命！」

小太監答了一句奴才遵旨。剛要走出乾清宮，屏風後面陡的一聲叱喝：「混帳！給我站住！」原來是皇太后阿魯特氏，怒容滿面的由屏風後轉出來，她向乾隆喝道：「畜生！你要性命，你弟弟就不是人嗎？他給你做替身，叫叛逆抓住了，你却不管他的死活？天良何在？法理何存？你對得起祖宗天地嗎？」乾隆帝被皇太后這一頓罵，啞口無言，隔了半晌，方才囁嚅說道：「母后，如果今天晚上放過了這兩個叛逆，眞正是後患無窮哩！」

太后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甚麽後患無窮？兩個人便反得了咱們大清國的江山？那個叫你聽福康安的話，使用這樣下流的詭計？趕快傳旨，只要這兩個叛逆不害弘晝的性命，讓他出紫禁城去吧！」乾隆雖然一百二十個不情願，却害怕了皇太后的積威，只好向內侍道：「傳朕諭旨，讓這兩個叛逆離開白塔，送他出紫禁城去吧！」小太監唯唯諾諾，返到北海白塔旁邊，傳了乾隆帝的御旨，尼堪布各人只好停手，撤了白塔的包圍，吩咐十幾個嗓音洪亮的衞士，齊聲大叫：「皇上有旨！赦免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擅闖宮禁之罪，只此一遍，下不爲例，着令這兩個人馬上離開紫禁城，宮內一切人等，不得攔阻！」尼堪布也高聲叫喊道：「姓史的，便宜了你，只管走吧！」

史存明、岳金楓估不到自已拿着和親王做人質，居然奏了奇效，二人不禁大喜，立即打開塔門，一左一右，把和親王挾在中間，拾級下塔，和親王戰兢兢的說道：「二位英雄要把我帶到那裡？皇上已經傳了諭旨，讓你們出去啦！」岳金楓看見他害怕的樣子，不禁失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一個要把你這酒囊飯袋帶走？咱們不信皇帝的話，要請你送一程，一過了御河橋，立即放你，知道沒有？」史，岳

兩人把和親王像老鷹捉拿雛鷄也似的，挾出塔門，昂然地穿過喇嘛武士的人叢，連正眼也不瞧他們一下，繞過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，循着原路走出紫禁城，沿途上果然沒有遇着半點攔阻，一直來到御河橋邊，史存明看看來路，知道沒有武士阻擋，方才把和親王向橋心一推，吧達，跌了個屁股朝天，岳金楓縱聲大笑，說道：「去你媽的！」兩位大俠揚長而去，那些武士看見史岳二人走遠，方才走到橋上，把和親王攙扶起來，返回紫禁城裡不提。

再說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脫出險境，離開龍潭虎穴，一直返回住處，孟絲倫、鐵簑、銅拂等人，個個秉燭待旦，看見史岳二人回來，不見了小安子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安順海呢？怎的不見回來，難道被皇帝留在禁宮裡嗎？」史存明搖了搖頭，黯然說道：「小安子不會回來啦！他已經殺身成仁了！」

衆人聽了這幾句話，彷似晴天霹靂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怎麼？小安子竟然死節！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？」岳金楓便把今天晚上乾隆帝設伏相誘、灰陣圍攻，還出動了雍和宮的喇嘛，加入戰團的一切說了，還說了小安子壯烈犧牲的情形，大家又是痛惜，又是憤怒，史存明沉痛地向各人說道：「咱們中了乾隆狗皇帝的詭計，犧牲了安順海，死者已矣，不能復生，我們受了這次挫折，更加要同仇敵愾，給安兄弟報仇，有如此誓！」他說着嗖的拔出斷虹劍來，劍光閃處，拍的一响，砍掉一隻桌角，衆英雄咬牙切齒，個個痛惜，人人忿怒！

就在整間屋子充滿悲傷氣氛的時候，滴水簷前突然沙的一响，掉落一張紙來，狄鵬舉立即叫道：「各位留神！來了奸細！」衆英雄齊吃了一驚，鐵簑道人站處離窗最近，一聲斷喝：「大胆走狗！

敢來送死！」話聲未絕，已經破窗穿出，銅拂也把雙脚一蹬，穿出庭院，銅鐵雙道都不約而同的，以爲清宮武士跟踪到來，把自己的住處包圍，今回難免一番惡戰！

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由庭院到屋子，都是靜悄悄的，銀河在天，點塵不驚，除了一片白紙之外，沒有半個人影，換句話說，那人拋下一張紙條，飄然而去，不過能够這樣瞬息來去，眨眼之間，來去沒有影踪的，也算得上是武林中的上乘功夫了！鐵簑道人拾起紙片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史大俠！是你兒子的信！」史存明、孟絲倫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立即由屋裏走出來，喊道：「是虹兒嗎？他在那裏？」鐵簑眞人把紙條向他一遞，史存明接過來看時，果然是自己兒子史劍虹的筆跡，內文竟是：

「罪子劍虹敬禀雙親大人膝下

數日之前，兒與霜妹不自量力，私探紫禁城，險遭不測，幸遇盟兄呼倫齊援手，化險爲夷，現兒居於安全之所，誓刃奸賊和坤，始返見父，爲釋雙親倚閭之念，特修寸柬，奉達下情，並希宥罪。」

底下是史劍虹、史凌霜的署名，史存明看了登時放下一塊心頭大石，他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小孩子這樣胡鬧，人各有志，咱們也管不得許多了，由他去吧！」他抱着沉重的心情，返進屋裏，鐵簑眞人忽然說道：「這一次咱們斷送了安兄弟的性命，歸根究底一句，還是福康安那賊子可惡，如果他不是幫皇帝欺騙咱們，小安子那裏會喪命在白塔內？」史存明矍然說道：「對了！咱們是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先找福貝子算帳，然後再找皇帝拚命！」孟絲倫道：「算了算了，咱們這幾天來，弄得滿城風雨，如果再繼續鬧事，恐怕會連累更多的無辜老百姓，俗語說得好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過一個時

候再說吧！」史存明點了點頭，他們果然依照孟紘倫的話，暫時韜光養晦不提。

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大淸王國首都，花團錦簇的北京城，不經不覺又到了隆冬的歲月，這一年的冬季來得特別早，由十月下旬起，已經彤雲密佈，北風狂號，才交進十一月，鵝毛也似的雪花，繽繽紛紛，把整座北京城，妝染得像一個琉璃世界！

北京王府中的和坤相府，由十月下旬起，突然熱鬧起來，張燈結綵，車馬盈門，原來十一月初七那天，就是和坤六十一歲的大生日，一般人慶祝生日，如果是有錢人家，多半提前一天，稱爲「暖壽」，官宦人家爲了表示闊綽，一連提前七天，唱戲飲宴，也是所在多有，和坤權傾朝野，炙手可熱，居然提前半個月祝壽，朝上王公大臣，地方總督巡撫的賀禮，才交十月中旬，便自絡繹送來，眞個如山如嶽，如坵如陵，和坤面對着這些賀禮，歡喜得眉花眼笑，躊躇滿志，大有人生富貴至此，尙復何求的感覺了！

可是和坤的心頭上，還有一個陰影，那就是幾個月以來，始終困擾着自己的刺客，和坤在朝上大得皇帝的歡心，又得到皇太后的寵信，一般王公大臣，百官文武，只有仰他鼻息份兒，他可以說得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！但是他偶然回想起在紫陽驛遇險那一晚，與及刺客三番四次，進入自己相府裏擾鬧的情形，便自不寒而凜！所以他在癲道姑洪仙韻走了之後，立即禮聘東萊叟寇東萊進自己中堂相府，做相府武士總教練，另外請准乾隆皇帝，由大內衞士裏，挑選了八個本領高强的滿洲侍衞，撥給自己使用，這樣一來，和坤對自己的安全保障，方才恢復了多少信念。

可是這一次賀壽是盛況空前的，還是自己六秩開一的大日子，和坤是位極人臣的中堂首相，決不

能够不熱鬧的慶賀一番，但是熱烈祝壽，却有一個頭痛問題，那就是提防刺客趁着人多熱鬧的場合，混進府內行刺，和坤是個聰明狡獪達到絕頂的人，雖然在歡忭的時候，仍然沒有忘記了自己的警戒，他便和府中一班謀士商量，到賀壽那一天，怎樣防範行刺，可是這班謀士雖然在平日個個號稱智囊，可是一聽見自己的相爺，提出這個頭痛的問題來，變了噤若寒蟬，面面相覷！半晌不能回答。

和坤冷笑一聲道：「各位平時個個自比張良、陳平，幾乎連諸葛亮也要甘拜下風的，怎的到了今天，反而一點主意也沒有啦？難道吃得太飽，穿得太暖，大家的計策到了九霄雲外去嗎？」平心而論，和坤平日蓄養這班謀士，也不盡是蠢才，不過在人多賀壽的場合，每一個到來祝賀的官員，都有女眷，還有跟班下人，如果刺客混在這些人裏，圖謀不軌，要防範他，眞是難乎其難，在相府這方面，決不能够對每一個登門賀壽的人逐個監視，所以大家儘管被和坤說得面紅耳赤，還是沒有一個主意。

第二天，和坤淸早上朝，乾隆帝批閱了幾道奏章，便令百官退朝，皇帝忽然對和坤道：「你在退朝之後，到御書房來吧！朕有話跟你說！」和坤慌忙答道：「微臣遵旨！」等到衆官退去，和坤在小太監引路之下，到了養心殿御書房，乾隆果然穿着便服，坐在那裏，他一見了和坤，立即問道：「史存明這班叛逆，這幾天來，可有到卿家府上擾鬧沒有？」

和坤叩頭說道：「微臣托聖上的洪福，這幾天來，臣家十分太平，並沒有刺客擾鬧！」乾隆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那樣很好，可是這幾天來，朕躬有如芒刺在背，坐立也不安呢！」他便把白塔設伏那一件事向和坤說了，和坤突然靈機觸動，說道：「老佛爺，微臣這裏也有一條引虎入阱的妙計！」

乾隆帝怔了一怔道：「哦！甚麼妙計，又是把叛逆引入禁宮大內那一套嗎？上次幾乎斷送了和親王的性命，事後還給皇太后埋怨了一番哩！」和坤說道：「奴才不是抄襲福貝子的舊文章，再把史存明這班叛逆，引入宮裏，本月初七那天，是奴才的犬馬賤辰，史存明這班叛逆，對奴才屢次脅駕聖上，啣恨刺骨，到這一天，恐怕會混進相府裏行刺……」乾隆帝不等他說下去，接口說道：「卿家意思，朕已經明白了！你打算趁這機會，在祝壽那一天，佈置一個陷阱，引誘這班叛逆自投羅網，是與不是？」和坤立即打蛇隨棍上，諂媚說道：「聖上明鑒千里！微臣要說的正是這個！」

皇帝沉吟了一陣，說道：「這計策非常好，只不過萬一叛逆武功太强，你府中侍衞抵擋不來之時，卿家性命豈不是危險萬分？不過朕却有一個主意，魏武帝床頭捉刀的故事，卿家可記得嗎？」原來乾隆帝說的是魏武帝曹操的故事，曹操晉爵魏王之後，有一年，匈奴派遣使者來朝，曹操知道自己的容貌太醜陋，（戲台上扮曹操的多半勾畫大花面，可見曹操相貌的醜陋，一如其人。）恐怕匈奴使者見了自己，心生不敬，便命令自己的長史崔琰，穿了魏王衣冠袍服，接見匈奴來使，崔琰是當時的美男子，身材修偉，穿了冠服，果然氣概昂然，可是曹操本人呢？他却扮做武士，手拿大刀，站在假魏王的床頭身後。（從前的人把座椅稱爲胡床，直到隋唐以後，方才有椅櫈的名字），那匈奴使者朝拜了魏王之後，退了出來，有一個好事的人，問匈奴使者道：「魏王何如？」意思是問那使者，對魏王的觀感怎樣？誰知道那使者答道：「魏王誠英雄，唯床頭捉刀人乃眞正英雄耳！」原來那使者已經看出坐在床上的魏王，是假冒的，眞正的魏王却站在身後呢！乾隆帝一說這句話，和坤立即矍然道：「老佛爺的意思，就是要奴才在賀壽那一天，假扮下人，另外由一個人假扮微臣，接受百官祝賀，是

與不是？」乾隆帝拍掌大笑道：「對！」

和坤抓了一抓頭皮，說道：「聖上遠見果非微臣能及，只是……」乾隆說道：「卿不必爲安全顧慮，朕到七日那天，派雍和宮總護法尼堪布大喇嘛到中堂相府，担任警衞，並且捉拿叛逆，另外賞賜卿家白金鋼絲軟甲一副，穿在身上，以策萬全，這樣一來，難道還怕刺客傷害嗎？」和坤聽了乾隆帝的話，不禁大喜，立即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，乾隆帝又安慰了他一番，方才告辭不提。

由這天起，和坤好比吃下一顆定心丸，開始注意各方面送來的禮物，要知道和坤是個非常貪愛財寶的人，一般人奉承他的意旨，畏懼他的權勢，把賀壽的禮物，分做「福」「祿」「壽」三級，「福」字級是王公、親王、貝子、貝勒送的，至少價値白銀二十萬両，賀禮有照夜的明珠，色彩純正的珊瑚和寶石，「祿」字級禮物呢？至少値白銀十萬両，賀禮包括瑪瑙美玉，各式珠串，這一級禮物是朝上大臣送的，至於「壽」字級禮物，也値白銀五萬多両，包括名貴的貂皮人參，珍奇玩好，而綾羅綢緞，燕窩魚翅之類，在和坤的眼裏看來，簡直不屑一顧！清朝中葉的時候，物價低廉，一両銀子已够窮人一月之糧，和坤做一次生日，便搜刮幾百萬両銀子，奢侈程度，眞可以說絕後空前，我國歷史上富有的權臣，像西漢的鄧通，西晉的石崇，以及明朝一代的嚴嵩魏忠賢，比較起和坤來，也像小巫之見大巫哩！（後來嘉慶帝抄和坤的家，單是珍珠一項，已經有二千盆，和坤聚斂之富，可以想見！）

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日子過得飛快！到了十月底，相府裏面已經車水馬龍，熱鬧異常，中堂府的主管，經已向外邊聘下了戲班和雜耍，準備滿漢筵席，由初一日開始，和相府更加熱鬧，較低級的

京官，翰林院的學士，已經登門祝賀，吃流水席，（一連幾天幾夜不停，菜式一百多道，點心還不在內）初三那天，朝上大臣也到了，踏入初五，王公、郡王、貝子、貝勒，帶同本身的福晉女眷，衣香鬢影，翩然進入相府，府裏變了筵開不夜，笙管喧天，花園裡高搭戲台，廚房內烹龍宰鳳，總而言之，到處洋溢喧嘩笑語之聲，到處瀰漫芬芳酒肉香氣！

初六那天，中堂相府裡面，開始「暖壽」，這天清早，和坤穿了全副袍褂，在壽堂上接受兒子家人朝拜，接着又延見王公郡王，貝子貝勒，接受祝嘏，午宴旣罷，相府大花園裡，戲台上首本戲開鑼，當然少不了登殿、賀壽、送子這三齣，和坤笑容滿面，和兒子豐紳殷德以及妻妾一同看戲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幾個精細的王公郡王，已經看出坐在棚上看戲的和坤，神情比起平日大大不同，面上雖然强作笑容，却不說話，心裡暗暗詫異，但是在鑼鼓喧天，好戲開塲的時候，那裡能够說甚麼？只有心裡存疑罷了！

由午牌到申牌，戲台上三本正戲，經已做完，接着上塲的是「雜耍」，戲台上首先來一班十五六歲的男女孩童，個個穿了五色衣裳，傅粉塗脂，排開整齊隊伍在台面上穿插，砌了一個「壽字，接着交叉走位變成「比字，頃刻之間，一連砌了壽比南山」「福如東海」八字，看得各人掌聲雷動，采聲不絕，這八個字砌過，又上來一班少年男女，表演雜技，有的口含竹竿，頂着碟團團子亂轉，有的頭下脚上，雙手握着鐵環，繞台飛滾，突兀滑稽，怪狀百出，樂得各人哈哈大笑。

就在大家看得目定神馳的時候，戲台的左角忽然上來兩個少年男女，臉上戴了五色的假面具，用疊羅漢方式，走到表演雜技的男女孩童中，這時候台上台下的



這戴假面具的少年突然拔身向上一縱，直向和坤坐着的看台撲去。

人，個個沒有把他放在心上，以為他們表演滑稽戲罷了，那知這兩個少年男女走近台上，那戴着假面的少年，突然拔身向上一縱，颯颯兩响，像燕子穿簾般，直掠起來，一下便到了台頂，他用兩手一抄戲台頂的短椽，雙足向上一墊，疾如脫弦之箭，直向和坤坐着的看台飛撲過去！

這一下出其不意，突如其來！因為在和坤心目裡，以為史存明這一班人，即使要想行刺，不外是混入賀客的人叢裡，或者是假扮王公大臣的跟班下人之類，乘機下手，却想不到這兩個少年男女那樣大的胆子，居然在衆目睽睽的戲台上發難！看棚距離戲台本來有八九丈，這戴着假面的少年，竟然用輕功最上乘的「鷂子鑽天」功夫，一下便竄到看棚上，恰好落在女眷叢裏，那些女眷多半是王公親王的福晉，禁不住花容失色，嘩然大叫！

那少年的身手，却是賽似猿猱，他不管女眷紛紛走避，墮簪落珥，就在人叢裏舉手一揚，嗤嗤嗤，發出三根烏金神錐，疾如掣電，直向座中和坤打去，只聽見吱呀一聲，少年打出來的烏木神錐，倒有兩根打中和坤的胸口，撲通跌倒，另一根却打在和坤兒子豊紳殷德的肩頭上，一聲慘叫，也跌倒在人叢裏，少年這邊暗器出手，那邊向襟底一抄，抽出一把寒光四射的短劍來，在女眷座位上一幌身，再用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，朝着和坤座位撲到！

他剛才向前一撲，側面呼的一响，打過一條掛滿鈎刺的長鞭來，捲向少年脚下，打這一鞭的正是寇東萊，少年不慌不忙，反臂廻劍向下一截，錚的一响，居然藉着鞭身撞劍的力量，直竄起來，兩脚在空中一個廻旋，連環踢向寇東萊的眼睛，東萊叟估不到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大孩子，居然會用這下怪招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仰面後退，少年再伸手向座椅一按，身子原式不動，朝着前方飛去，眼看

只差幾尺，便可以撲到和坤的座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旁邊一聲佛號，响如洪鐘，一個紅袍影子直飛起來，挾着兩團斗大黃光，直向少年身上打到！

第四十九回：殺奸中副車巨憝喪胆

這少年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的兒子史劍虹，他和盟兄呼倫齊，胞妹史凌霜躲在城郊秘魔崖下，匿伏不出，每天由呼倫齊到北京城裏，打探消息，知道和坤祝壽，認爲下手機會已到，三個人挖空心思，方才想出跟雜技男女混入相府的法兒，因爲京師要雜技的人不少，多半是由外省來的陌生客，所以他們三個人絕不困難的混入雜技班裡，訓練幾天，便自進了相府，不過相府地方這樣大，警衛和坤的武士又這樣衆多，史劍虹三人要想下手，也不容易，不過他們究竟是聰明絕頂的人，竟然在戲台上百技雜陳的時候，想出飛渡戲台，冒險行刺這一個方法來，小英雄胆大包天，居然在萬目睽睽下，飛到看棚之上，首先向和坤父子發出三支烏木神錐，接着揮劍進撲，那知道和坤這一方面，防備重重，史劍虹避開寇東萊的攔阻，雍和宮的大喇嘛尼堪布，已經舞動銅鈸平空擊落。

史劍虹乍覺眼前一花，一個高大番僧向自已撲來，風聲凌厲，知道來的是個勁敵，好一個小英雄，人急計生，身子向下一沉，反手一把，抓住了和坤座位前面一個家奴，向着番僧銅鈸面前一送，也算那家奴倒足了霉，尼堪布雙鈸一落，他慘號了半聲，便給雙鈸合得血肉橫飛，死於非命，史劍虹就趁着這空隙，再一甩腕，嗤嗤，打出兩支烏木錐來，這一下距離又近，兩錐齊齊打中，一支打中胸膛，一支打中小腹，小英雄不禁大喜！以爲對方不死也要重傷！那知道神錐着體，尼堪布若無其事，雙鈸一展，「泰山壓頂」，猛向史劍虹頭頂砸落！小英雄這時候才知道番僧身上有「金鐘罩」本領，

不怕暗器，這兩鈸打下來，勢若奔雷，史劍虹暗裏叫道：「不好！今番休矣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尼堪布雙鈸的勁風，把史劍虹全身籠罩的當兒，番僧猛覺自已背心砰的一响，一個人撞在自已的身上，勁猛異常，尼堪布勃然大怒，反手一鈸向後掃去，鈸光閃處，又是一聲慘叫，一個人身首異處，吃尼堪布這一銅鈸揮爲兩段！

原來就在史劍虹跳上看棚，迭遇攔阻的時候，一個蒙古人由棚底竄上來，這蒙古人正是塞外怪俠呼倫齊，不知怎的，身上穿了和相府下人的衣服，他看見盟弟史劍虹情形危急，更不打話，一伸長臂，抓住一名下人，向尼堪布的背心擲了過去，呼倫齊的手勁很大，這下人被他一拋，就像皮球似的飛起，撞中尼堪布的身體，可憐不旋踵間，便給史劍虹做了替死鬼！小英雄趁番僧回鈸後削的當兒，就地一滾，連人帶劍，翻過幾張座椅去了！

這時候寇東萊已經一抖蜈蚣鞭，飛身過來，把史劍虹截住，呼倫齊却撲向尼堪布，尼堪布兩次傷了相府的下人，十分忿怒，喝道：「你這蒙古老狗一把子年紀，活得不耐煩啦！也來大逆不道！」呼倫齊笑嘻嘻道：「我是蒙古老狗，你是西藏肥猪，甚麼叫做大逆不道，看招！」話未說完，呼的一响，一掌向尼堪布右耳門摑到，這一掌部位刁鑽，快捷無倫，尼堪布一驚非小，回過銅鈸一截，要削敵人臂膊，那知道呼倫齊這一掌並不是要打他耳光，身子像水蛇般的一溜一轉，搶過尼堪布的前面，到了史劍虹的身邊，叫道：「小兄弟！這裏老鷹和狗爪子太多，不必戀戰！走吧！」倏的一掌，蕩開寇東萊的長鞭，二人雙雙向外一跳！

原來呼倫齊是個粗中有細的人，他看見史劍虹的烏木神錐打中和坤父子，知道這奸臣不死也受重

傷，凡事適可而止，如果再就擱下去，那就難以逃出相府，呼倫齊猿臂一伸，抓住了兩名衛士背心的衣服，向上一提，高舉起來，振臂一拋，飛擲入賀客人叢裏，撞翻了幾個人，跌跌爬爬，看棚上的人更加亂做一團，他用蒙古話高聲大叫：「史兄弟，少不鬥多，寡不敵衆，三十六着，還是走爲上着！」

史劍虹到底是個聰明人，他看見一個紅衣大喇嘛已經這樣難鬥，相府裏面諒來還有不少能人，如果再多一兩個這樣的高手，自己那裏還有活命？他和呼倫齊在混入相府的時候，已經商量好了撤退的法子，呼倫齊這樣一喊，史劍虹立即一幌身，由看棚上跳落平地，他和呼倫齊兩個人，直向西邊看台的女眷人叢鑽了進去！

他們這一下撤退的方法，十分巧妙，因爲鑽入賀客裏面，尤其是竄入女眷人叢裏，更加安全，因爲那些來看戲的女眷，十九是王公貝勒的福晉，或者是朝上大臣的夫人姨太之流，這一類女人最胆小和怕事，史存明和呼倫齊鑽了進去，她們只有驚惶失措，鶯叱燕奔的份兒，決沒有攔阻自己、捉拿自己的胆量，說句笑話，躲進衆香國裏，脂粉陣中，比夜行人竄入樹林還要安全，反過來說，自己還可以利用這些福晉姨太阻擋追兵呢！另一方面，戲台上面的史凌霜，她在史劍虹動手的時候，已經跳落台下人叢，趁着秩序大亂，逃出相府之外！

尼堪布看見史劍虹、呼倫齊兩人並不和自己交鋒，竄進女眷的人叢裏，不禁勃然大怒！喝道：「無恥之輩，往那裏跑！」雙鈸一旋，飛身直撲過來，那知道他們兩個已經借着女眷的掩護，一直逃到相府牆下，拔身一縱，颯颯，猶如兩隻燕子一般，飛上牆頭，一起一落之間，已經落向牆外去了，尼

堪布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，一挽大紅袈裟，也跟踪着跳上牆頭，那知道他的雙脚剛才一着牆頂，嗖嗖嗖，對面的屋簷上，突然飛來一串彈丸！

這一串彈子猝然而來，尼堪布眞正是吃驚不小！他立即掄起手中雙鈸來，向外一擋，只聽見叮叮叮一陣亂响，那些彈丸打在鈸身上，好比一組天然樂曲，清脆悅耳，番僧聽見雙鈸嗡嗡連响，吃驚不小，想道：「這發彈子的人，好大氣力！」念頭未了，金風响處，又是兩串彈子，一左一右向尼堪布飛到，不過這兩串彈子打法相當古怪，並不是瞄準尼堪布身子直飛，却是分開左右，貼着番僧左右肋下兩邊空檔飛過，距離至少也有一尺，尼堪布估不到對方這兩串彈子準頭奇劣，不禁怔了一怔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兩串彈子飛過尼堪布的身邊，霍地圈回，迸射番僧背心，尼堪布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的彈子居然會拐彎，急不迭忙的把雙鈸往回一圈，叮叮叮，還算他及時出手，把彈丸打飛了一大半，可是仍然有五六顆打在他的身上，尼堪布雖然有一身金鐘罩的本領，也被彈丸打得火辣辣生疼，番僧不禁又驚又怒，就這刹那之間，呼倫齊和史劍虹已經消失在牆外的小胡同裏！

尼堪布又羞又怒，自己是雍和宮裏面堂堂的總護法，奉了皇帝詔令，到來保護和坤，那知道給對方進出自如，如入無人之境！本來依照乾隆帝的意思，滿心要趁着和坤做生日的機會，引誘史存明這班俠士出頭，一網打盡，所以這天的和相府裏，重重埋伏，那知道出頭行刺的，並不是史存明、岳金楓、孟絲倫這班人，却是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個男女小俠，他們行刺和坤的場合，並不是在內宅庭院之間，却是在萬目睽睽，大庭廣衆的戲台上！相府裏面的層層埋伏，變了無所用武之地，總而言之，一切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！尼堪布擋開了彈丸，正要朝着發射彈子的來路猛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側面呼

的一响，一道寒光由旁邊直襲過來，向尼堪布肋下刺到！

尼堪布回過雙鈸，向外一封一掛，噹噹兩聲大响，居然把對方連人帶劍擋退幾步，這飛身進刺尼堪布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大俠岳金楓，他斷喝了一聲：「禿賊！交還小安子的性命來！」嗤嗤，又是兩劍，岳金楓用的是連環奪命劍法，十分迅辣，尼堪布冷笑道：「佛爺爺正要捉拿你們這班反賊！」雙鈸飛舞，黃光舒捲，跟岳金楓戰在一處。

這邊尼堪布在牆頭上跟岳金楓交手，那邊屋瓦簷上却現出一個皮衣皮帽，豐容盛貌的中年婦人，正是金弓郡主孟絲倫，橫着鐵胎彈弓，只要牆頭一竄上人影來，不管他是相府衞士和喇嘛，立即繳手拉弓，嗤的就是一彈，彈丸不飛則已，百發百中，絕不虛發，這樣一來，至少在眼前的短暫時間，沒有人敢上來幫助尼堪布夾攻岳金楓了！反過來說，和坤相府裏面的武士和兵弁，却不敢胡亂向岳金楓射箭，因爲尼堪布跟他打做一團，翻翻滾滾，敵友難分，弓箭沒有眼睛，萬一誤射了總護法喇嘛，這罪名非同小可！那個敢担當得起？所以大家變了不能相助，這一來倒便宜了岳金楓，站在有驚無險的地步，跟總護法尼堪布殺得如龍如虎，有聲有色，一連三十多個回合，兩下裏都是半斤八両，不分高下！

你道金弓郡主和岳金楓兩人，怎的會在和相府外出現？他們又怎的不進去，幫助行刺和坤呢？這裏大有說明的必要！原來史存明知道了自己的愛子愛女，安然無恙之後，一顆心雖然放下來，究竟骨肉關連，少不免耿耿於懷，這一次和坤盛大慶祝生日，消息傳進史存明的耳朶，岳金楓矍然說道：「和坤這厮好大胆子，居然還在滿城風雨的時候，慶賀生日，咱們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混進相府裏

去，刺死這個權奸，給天下老百姓除去一個大害！」

孟絲倫搖頭道：「刺和坤嗎？萬不能够，這是一個陷阱！」衆俠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這話怎樣說，金弓郡主說道：「這個道理十分顯淺，和坤在宮廷裏變故迭起的時候，竟然這樣鋪張做壽，還不是有心佈下陷阱，引誘咱們上釣嗎？咱們又怎可以明知故犯呢？」大家一想也是，史存明突然一拍大腿道：「不好！咱們卽使不會上釣，恐怕也有別人墜入圈套！」

衆英雄不禁愕然，史存明道：「虹兒霜兒兩人跟咱們分道揚鑣，躲了起來，他們一心一意要刺死奸相和坤，爲民除害，他們年青識淺，萬一輕舉妄動，豈不是步了小安子的後塵……」金弓郡主聽到這裏，失聲說道：「對了！劍虹凌霜兄妹兩人，一定上當！」

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連忙說道：「那怎麼好？人海茫茫，咱們又不知道史世兄們躲在那裏，怎樣去阻止他們呢？」孟絲倫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到了這個地步，咱們也顧不得甚麼陷阱圈套了，和坤生日那一天，俺們一齊到相府去吧！」這幾句話雖然充滿矛盾，史存明和鐵簑、銅拂各人却是心裏是明白，暗裏點頭，狄鵬舉、管寒溪等一班少年英俠，不禁莫明其妙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孟郡主，咱們爲甚麼一定要到相府去，難過除了冒險入相府之外，便沒有別的方法，阻止史世兄們墜入圈套？」

孟絲倫皺了一皺秀眉，眞正是進退兩難，到和坤相府嗎？那是明知故犯！不到相府去嗎？萬一呼倫齊和史劍虹兄妹自投羅網，又怎樣呢？她正在猶豫莫決的時候，史存明忽然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法子，絕對不用到相府去涉險，另一方面可以接應他們，叫虹兒、霜兒決不會進入奸相的陷阱，大家只管放心便了！」衆俠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連聲問史存明，想到什麼方法？史存明不慌不忙，伸出兩

隻指頭，說出一番道理來，衆英雄連聲說道：「妙計妙計！」原來史存明知道呼倫齊和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，如果要想下手行刺和坤，只有下面兩條路，第一條路是趁着和坤相府裏籌備喜事，人多手脚亂的時候，黑夜潛入，暗裏行刺，第二條路是趁着和坤拜正壽那一天，賓客雲集之時，他們扮做來祝壽的客人，魚目混珠，攙入人叢裡面，逼近和坤身邊，猝然發難，二者必居其一，所以史存明認爲大家不必到和坤的中堂相府裡去，只要分幾批人，在和坤相府左右的民房上，不分日夜，輪流埋伏，監視相府裡的動靜，倘若呼倫齊和史劍虹兄妹黑夜入府行刺，一定逃不過自己的眼睛，馬上出頭阻止，如果他們白天攙混在賓客裡行刺呢？相府裡面一定秩序大亂，自己也照樣可以在府牆外面接應，大家一想也是，立即分做幾批人，晝夜輪值，晚上穿了夜行衣伏在民房瓦面上，遙望一切，日間却扮了行人的樣子，在相府牆外逡巡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們輪值到第五天，到和坤暖壽那一日，呼倫齊和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果然發難，行刺奸相，一擊中鵠，立即逃出相府，尼堪布啣尾追出來，岳金楓和孟絲倫恰好在相府外邊埋伏，上前截住，兩下裡發生遭遇戰！

另一方面，呼倫齊和史劍虹、史凌霜借着混在賀客人叢裡脫身，逃出相府，剛才轉過兩條胡同，牆頭上突然刷一聲，落下一個修長魁偉的人影來，當頭一截，史劍虹吃了一驚，急忙定睛看時，失聲叫道：「爹爹！」來的正是史存明，只見他把面孔一板，喝道：「大胆畜生，妄作胡爲，還不跟着我走？」史劍虹估不到父親居然在這時候出現，他一向畏懼嚴父，只好唯唯諾諾，呼倫齊立即過來跟天山大俠行見面禮，史存明橫目一盼，沉聲說道：「你們只知道任性行事，却沒有顧慮到逃走的後路，現在滿城鼎沸，天還未黑，試問怎樣逃出城去？」這幾句話把史劍虹兄妹說得啞口無言，他們本來打



史劍虹兄妹和呼倫齊逃出相府，剛閃入胡同，牆上又忽的跳下一個修長魁偉的人來。

算趁亂退出京城，返到秘魔岩巢穴，却想不到現在天色還是申牌左右，紅日西沉，夜幕未降，和相府一鬧刺客，九門提督和巡城兵馬司，必定盡行關閉，北京二十幾道城門，在這般情形下，試問自己怎樣能夠出去？史存明嘆了口氣道：「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廢話少說，把這個塗在面上吧！」他伸手向衣袋裡面一探，取出一個玉瓶，史劍虹認得這是父親秘製的易容藥，不禁大喜，立即拿了過來，塗在面上，這種藥料一着皮膚，肌肉立即收縮，變成皺紋起摺的樣子，史存明又拿過兩套破衣服來，向史劍虹兩小兄妹前一丟，說道：「你們立即穿上這個，向舖陳市走去，要快！」舖陳市是北京的貧民區，住的全是小販挑伕，拾荒乞丐，呼倫齊三人塗了易容藥，面目變得醜陋異常，又穿了破爛襤褸的衣服，眞個像拾荒檢煤渣的乞丐，他們傴僂着背，慢吞吞的向舖陳市走去不提。

再說尼堪布在牆頭上跟岳金楓劍鈸交加的大戰，鬥了四五十合，和相府裡面的武師衞士，已經紛紛衝殺出來，大街上巡城兵馬司的防城旗兵也大隊殺到！金弓郡主只得一張彈弓，她的彈丸縱使更高明，也擋不了千軍萬馬，孟絲倫振吭叫道：「岳兄風緊，趕快撤退！」說着一拉彈弓，嗤嗤嗤，一陣彈雨射向尼堪布的五官七孔，尼堪布雖然有一身密宗氣勁，却不能够防護眼目要害，何況他剛才也吃過金弓郡主彈丸的苦頭呢！這喇嘛僧連忙提起雙鈸，向上一旋，叮叮叮，打飛了連珠彈，岳金楓趁勢賣個破綻，一晃寶劍，刷的跳落牆下，飛也似的跑去！

尼堪布勃然大怒，叫道：「反賊往那裡走！佛爺爺超度你上西天！」舉手一揚，呼聲風响，黃光閃處，左手銅鈸脫手飛出，在空中兜了半個圓弧，直劊岳金楓的頭頂，金弓郡主向着岳金楓叫道：「提防暗算！」

岳金楓聽見勁風凌厲，扭頭一望，桌面大的銅鈸，宛似一片黃雲，滴溜溜的亂轉，直向自己當頭壓落，如果換了武功平常的人，以爲這飛鈸只奔向自己上三路，只要一矮身軀，便儘可以把飛鈸讓過！可是岳金楓久經大敵，他看見飛鈸像風輪也似的旋轉，知道番僧這一鈸蘊藏內力，只一飛近人身三尺以內，便可以跟着敵人躲閃的方向拐彎，你閃左邊，它砍左邊，你躲右邊，它轉右邊，簡直似影隨形，如磁吸針，厲害無比，岳金楓情急之下，霍地一轉彪軀，連人帶劍舞成一圈白光，猛向飛鈸迎了過去！

這一下看來相當危險，其實是對症下藥，岳金楓這下連人帶劍竄起的功夫，是武當青萍劍絕技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鷹搏羣鴉」，他就在拔身縱起的時候，剎那之間，手中劍閃電也似的，向飛鈸一連刺了五劍，第一劍刺中銅鈸中心，第二劍刺左邊，第三劍刺右邊，四五兩劍却刺中飛鈸的邊沿，就像五點梅花一般，別小看了岳金楓這幾劍刺出的功夫，居然把飛鈸蘊藏的眞力，完全破去，最後一劍用四両搏千斤的手法，向上一挑，叮噹兩聲大响，這面大如圓桌的飛鈸，竟被岳金楓這一劍之力，激起八九尺高，落向路邊的民房瓦面，孟絲倫在近處看得畢眞，禁不住失聲叫道：「好手段！好本領！」

尼堪布想不到自己半生賴以成名的旋風脫手飛鈸，居然被敵人看出竅要，一舉手間破掉，眞個暴跳如雷，幾乎氣破肚皮！他猛地向前一竄，要把另外一面飛鈸脫手擲出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側面呼的一响，一根烏木神錐挾着勁風，向尼堪布身上打到！

這一下出其不意，突如其來，尼堪布要想躲閃招架，也來不及，這番僧仗着自己有金鐘罩横練的功夫，立即運氣一挺，以爲不管怎樣厲害的暗器，也決難以把自己傷着，誰知這根烏木神錐的來勢勁

猛無比，撲的一响，打中尼堪布右臂肘的「曲澤穴」，番僧立時覺得半身發麻，叫道：「不妙！」把銅鈸向地上一拋，身子向鈸面一倒，連滾幾滾，運起自已畢生苦練的密宗氣功來，功運九轉，衝開穴道，僥倖免了重傷，話雖然這樣說，尼堪布一條臂膊兀自痲木不仁，嚇得他回轉身來，一溜烟也似的，向着來路逃了回去！

發射這一根烏木神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，他指引了呼倫齊和愛子愛女三人，塗抹易容秘藥，換過破爛衣服，躲入舖陳市之後，立即折了回來，看見尼堪布追趕岳金楓，史存明想起小安子慘死的仇恨，禁不住怒從心起，惡向胆生，當下更不打話，一抬手臂，把烏木神錐發出去，果然給尼堪布吃了不小苦頭，叫他落荒逃去！史存明高聲叫喊道：「岳兄！不要戀戰，快走小巷！」岳金楓立即向前一衝，跟史存明會合一處，金弓郡主發了兩排彈丸，也飛身竄過來，和史岳二人聯了夥伴，三個人跳落平地，向小巷裡便鑽。

北京城的小巷名叫「胡同」，窄只數尺，却是密如蛛網，四通八達。（北京胡同名字也很怪，像羊角胡同，羊尾胡同，羊毛胡同等，也有以人名改胡同的，像石大人胡同，舒郡馬胡同等，各有出處，至於八大胡同，卽韓家潭胡同等八處，更是京師有名烟花薈萃的地方，終滿清一代迄民初，盛名弗替。）只三五下起落之間，便自失了踪影，等到大隊清兵向胡同開入，刺客已經鴻飛冥冥，不知去向，他們只有大嘆倒霉！

這一次和坤賀壽遇刺，好在事先得到乾隆帝的指點，用李代桃僵的法子，吩咐一個下人做自已替身，在看台上看戲，他本人却混在一班跟隨裡，總算逃了一次大難，最倒霉的當然是那冒充中堂相國

的下人，胸口吃了一支烏木神錐，洞穿肺腑，各人把他扛抬入後堂，不到半晌，已經一命嗚呼！和坤的兒子豐紳殷德呢？左臂中了一錐，血流如注，差點兒連手臂骨也打斷！和坤本人雖然僥倖沒有受到傷害，但是在自已生日那一天，鬧了這樣大的亂子，不管怎樣，也是掃興之至的一件事，所以和坤在事後大發雷霆，責令九門提督和巡城兵馬司，限令他們尅日捉拿刺客，緝捕叛逆歸案。

自從上一次和坤相府失寶之後，和坤已經把九門提督和巡城兵馬司撤換，這兩個新上任還不到半年，又遇了這樣棘手的大案，暗裡叫苦連天，可是中堂相國本身鬧了被人行刺的大事，那裡能夠推卸責任，奉了命令之後，只好回去狐假虎威，把緝拿叛逆的重担子，加到順天府尹的頭上，府尹把三班差役喊到面前，將他們的妻子統統押在監牢裡，限令他們十天之內，就要緝捕欽犯，這一來把那些差役弄得怨氣冲天，只好大搜全城，妄事株連，看見稍為有一點嫌疑的人，立即抓進監牢裡，不到三天，北京城裡的大小監獄，統統被「嫌疑犯」塞滿！

再說史存明這班俠士，在和相府鬧事的第二天晚上，已經靜悄悄的離開京城，回到原來藏身的豐台縣內，依照呼倫齊的意思，本來還想請衆英雄躲到秘魔岩的，但是金弓郡主認為妙高台這個地方，密邇京郊，難保滿淸官府的爪牙耳目，不會尋找到這裡來，而且自已有十多人，男女兼雜，住在山岩洞裡非常不便，所以她主張還是返回豐台縣比較妥當，衆英雄歇息下來，大家商量這次到京師的得失，岳金楓沮喪地說道：「滿淸韃子氣數未盡，咱們這次舉事不成，罷罷罷！眞正是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？閒話少說，咱們還是返回塞外去吧！」

史存明也覺得心灰意冷，正要點頭答應，可是回頭一望鐵簑、銅拂，面上現出惘然神色來，好像

十分失望的樣子，不忍宣之於口，孟絲倫奮然說道：「我一生人不信岳兄所說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這兩句話，一件大事豈有一帆風順，完全不受險阻達成的？咱們雖然損失了一個安順海，還有眼前這一班英雄豪傑，乾隆帝致命傷的詔書也在我們手裡，大事還有可爲，何必要這樣灰心喪氣呢？返回塞外的事不用提！咱們還是再想入宮的計策吧！」大家聽見孟絲倫這樣一說，精神重新振奮起來，史劍虹念念不忘和坤的生死，因爲他明明在看台上用烏木神錐打中奸相要害，便向父母說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到外邊打聽一下！」史存明道：「虹兒小心，這裡離京城不遠，少不免會有官府的爪牙耳目呢！」小英雄唯唯諾諾，便和呼倫齊一同到外邊打聽不提。

到了這天晚上，史劍虹由外邊回來，神色十分沮喪，原來他已經打聽到和坤並沒有死，自己冒險刺中的，只是他的替身，小英雄氣沖沖道：「這奸賊眞正可惡萬分，咱們費盡心力，原來殺了一個替死鬼，眞個令人惱恨！」孟絲倫道：「你們少年人只知道憑着血氣之勇，行險徼幸，乾隆皇帝在白塔上，用替身來欺誑你的爹爹，和坤難道不會依樣葫蘆，找下人做替死鬼嗎？以後千萬要聽從各位前輩的吩咐，知道沒有！」史劍虹啞口無言，史凌霜道：「母親，我們幾時再到京師，下手刺殺奸相？」

金弓郡主喝道：「胡說！行刺的事豈同兒戲，可以接二連三再來的嗎？現在風聲這樣緊，皇帝奸相必定小心防範，咱們即使再進北京城去，也鬧不出一個結果來，安順海的慘死，就是咱們一個教訓，暫時過十天半月再說吧！」大家只好作罷，不過呼倫齊還不死心，仍舊每天到京師去，刺探一切。

有一天，呼倫齊回到住處，鬱鬱不樂，史劍虹覺得十分納罕，問道：「呼大哥，你怎的悶悶不樂

呢？難道在路上遇了不如意的事嗎？」呼倫齊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今天我到京師去打聽消息，看見西華門的城牆上，掛了好幾十顆人頭，一想起來，便覺得噁心罷了！」

史存明大吃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掛了幾十顆人頭，皇帝殺的是那一個大臣呢？」照滿淸的律例，只有漢人大臣犯事，方才滿門抄斬，至於滿洲王公大臣呢？不管他犯了怎樣大罪，除了造反之外，決沒有全家抄斬的，頂多是皇帝賜令自盡，家財收沒入官罷了！呼倫齊搖了搖頭道：「不是抄斬大臣，是順天府的官差捕快，一口氣殺了五十多個，把他們的首級掛在城頭上號令！」

原來呼倫齊每天到北京城裡打聽消息，已經習以爲常，因爲他一來是蒙古人，二來面貌蠢拙，絕不令人起眼，所以他一連十天來往豐台京師之間，沒有中斷，這一天他照例到北京城去，五更天亮便自起程，天色剛才破曉便到了西華門外，忽然看見城門口圍滿一大堆人，不少婦女孩子在人叢裡放聲號哭，城樓上掛着一連串四方木籠，足有四十多個，呼倫齊覺得十分奇怪，上前看時，那知道不望時猶自可，一看之下，當堂嚇了一大跳！

原來那些四方木籠裡面所裝載的，全是血肉模糊的人頭，還是新砍下來不久的，城門下哭聲震天，門樓上高掛着一道榜文，呼倫齊是蒙古人，不識漢人文字，只好向旁人詢問，一問之下，方才明白過來，原來斬首號令這幾十人，完全是順天府的差役頭兒，三班皂隸，他們因爲過了十天限期，還不能夠破案，緝獲行刺中堂相國的欽犯，雖然抓了不少嫌疑犯人，却沒有一個是正點兒，和坤一怒之下，除了把順天知府下令革職之外，還把府裡三班捕頭，統統斬首，梟下腦袋之後，還要號令城門。痛哭的全是這些被殺捕快的妻兒，呼倫齊聽了這個消息，不禁爲之大憤！

這些捕快差役雖然在平日狐假虎威，欺負百姓，但是和坤爲了賭自己一個人的意氣，把他們統統殺掉，一殺是幾十人，未免過於殘忍，呼倫齊是個古道熱腸的人，看見那些捕快的妻小眷屬哭得可憐，不禁怒氣塡胸，大叫一聲，回身便走。旁人見他這個樣子，不禁愕然，以爲這蒙古人是個瘋子，呼倫齊氣冲冲的回到豐台縣，向史存明說了一切。

史存明一聽之下，怒髮衝冠，咬牙切齒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和坤這傢伙當眞不是人，如果不殺掉了他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殺害！」孟絲倫冷然說道：「這就是做亡國遺民的壞處！當年滿淸入關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何等慘酷？不過我們生不逢時，沒有看見罷了！寃枉殺掉幾十個差役，算得了甚麼一回事，只有把滿洲韃子驅回關外，老百姓方才可以重見天日哩！」史存明恍然大悟道：「對！咱們蟄伏了十天，再這樣的就延下去，眞個要髀肉復生啦！女軍師，咱們要不要到京師去？」原來史存明這班人自從進京之後，一切運籌決策，完全取決於孟絲倫，換句話說，這班老少英俠，統統由孟絲倫指揮，所以史存明便給妻子改了「女軍師」這外號，金弓郡主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！咱們明天再到京師去，找兩個人的晦氣！」

衆人覺得十分奇怪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哦！找尋那兩個人的晦氣呢！」孟絲倫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一個是中堂丞相和坤，一個是貝子福康安！和坤這方面咱們可以遲一步下手，先找福康安的晦氣吧！」大家聽了當堂一怔，可是不旋踵間醒悟過來，這一次乾隆帝假傳聖旨，在北海白塔設下陷阱引誘自己上當，假旨是由福康安轉達的，說不定是福貝子的主謀，總而言之，福康安至少也是乾隆皇帝的一個幫兇從犯，史存明想起小安子血濺深宮那一件往事來，不禁熱血沸騰，說道：「好！咱們先

取福貝子的腦袋！」

岳金楓大喜道：「明兄這話說得有理！福貝子的府邸，小弟到過兩次，這一件任務交給小弟吧！」孟絲倫道：「你要一個人去嗎？不行，福康安不是蠢人，他的府邸決不會沒有防備，聽我的計策吧！」她向鐵簑、銅拂二道人的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又把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小俠喚到面前，吩咐一番，他們連連點頭，史劍虹兄妹在旁邊看了，不知道悶葫蘆裏面，裝的是甚麼藥，四小俠欣然去了，史凌霜再也忍耐不住，問道：「母親，這一次收拾福貝子，怎的不讓孩兒去呢？難道我們練了這些年頭本領，一點用場也沒有嗎？」

史凌霜這幾句話，帶着埋怨口吻，她的意思是自己的本領雖然還未到爐火純靑的境地，至少比管寒溪四人還要高出一籌，怎的這一次到京師去暗算福康安，却不要自己參加？孟絲倫笑道：「放心，你們愁沒有施展出本領的機會嗎？好戲連場，他們不過是打頭陣罷了！」史劍虹兄妹聽了方才放心，金弓郡主繼續發施號令，除了史存明、史劍虹父子之外，連狄鵬梟也面授機宜，大家歡天喜地的，分批離開豐台，向京師進發了，他們這次再到京師，果然鬧得天翻地覆，大家請看下文便知不表。

第五十回：平地來癩姑義士魂驚

北京皇城自從經過和相府鬧刺客之後，市面的氣氛當堂緊張起來，巡城兵馬司除了在城門口加派士兵站崗之外，還通令全城的客店，凡是外地人到來投宿的，每天要造具名冊，呈報給順天府，順天府的公差捕快，一到晚上，便到客店裏去，查問客人，這樣一來，變了風聲鶴唳，京畿附城的行旅，個個裹足不前，各行生意也一落千丈，老百姓人人憤恨，可是在專制淫威之下，人命賤如螻蟻，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罷了！

岳金楓、鐵簑、銅拂等人在不曾進北京城之前，已經把京師的一切情形，刺探得一清二楚，知道順天府的官差，不但每天晚上搜查客店，盤問客人，連庵堂寺觀的出家人也不放過，如果有外地和尚道士到來掛單居住，也要向巡城兵馬司呈報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他們想學過去那樣混跡在客店寺觀裡，已經行不通了，不過金弓郡主究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，她老早安排下錦囊妙計，岳金楓這班人混進京城的時候，統統改扮了蒙古人，他們除了穿着蒙古裝束衣服之外，還租賃幾匹駱駝，買了幾簍煤炭，扮做販運煤炭的商販，果然順利的瞞過城門卡哨的守軍，進入北京城裡。

不過到了京城，他們還得要找尋安身的地方，客店不能多住，寺觀也不能去，好在大家未曾入城之時，已經在呼倫齊口裡，知道北京煤市附近，有好些蒙古人居住的棚寮，凡是由外地到京師的蒙古人，都可以無條件居住，岳金楓進了城之後，立即投到那些棚寮安歇，這裡沒有官差搜查，官府也沒

注意到這一個角落，岳金楓一行七人，總算找着一個臨時棲息的窩穴了！

這天晚上，月黑風高，星稀雲暗，福貝子府邸的花園牆頂突然冒出幾條人影，這幾個人影正是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三人，他們首先投過了問路石，看見裡面沒有半點回應，方才逾牆而進，岳金楓一身當先，蛇行鶴伏，這裡是福貝子的花園，花樹叢生，樓台掩映，他行走了十幾丈，迎面突然走過一個更夫來，岳金楓半聲不响，等那更夫走近，倏的竄了出來，舉手一拳，打中那更夫鼻樑正中，這一下出其不意，把他打得眼前發黑，金星亂舞，岳金楓再飛起一脚來，蹴中了他的「白市穴」，這穴道是在屁股尻骨下，這更夫撲通一响，像黃狗吃屎也似的，直跌出去，摔倒在花徑上再也不能動彈了！

岳金楓這樣的擺治更夫，自有他的用意，因爲一個行走江湖的人，最忌諱是被一般人認熟了自已的面孔，所以他一出手便把那更夫打得發昏二十一，叫對方連自已的面孔瞧也瞧不清楚，便自跌翻在地！這更夫一跌倒，岳金楓颼的一响，拔出長劍，抵住那更夫的背脊，喝道：「聽着！你如果還要性命，不准動彈！」

那更夫今天晚上倒足了霉，沒頭沒腦吃了一拳，打得滿天星斗，再給冰涼挺硬的劍鋒抵住背心，更加嚇得屁滾尿流，連聲叫道：「好漢饒命！小的決不動彈喊叫，各位只管發財吧！」岳金楓幾乎笑出聲來，他向鐵簑、銅拂兩人擺了擺手，鐵簑眞人立即邁步上前，沉聲問道：「福貝子睡在那個房間裡，照實說出來吧！如果有半點虛假，立即要了你的性命！」

更夫聽見來人逼問福貝子的下落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方才明白對方並不是穿窬鼠竊之流，居然是爲了取自已主人性命而來的，他連忙回答道：「貝子爺睡在那裡，這個……這個我們做下人的，不知道

呀！」岳金楓手腕微一用力，劍尖刺破了他的衣服，嵌入肌理，喝道：「混帳！你說不說？」那更夫陡覺肌膚劇痛，禁不住魂飛魄散！連聲叫道：「我說我說！貝子爺這十幾天來，一晚掉換幾次睡房，剛才還在西院住宿，現在可不知道有沒有轉到別的房間睡覺哩！」

岳金楓聽見更夫的話，暗裡吃驚，福康安原來這般狡猾，那不用說，白塔設阱誘敵之計，一定是出自福貝子的獻策了！好在金弓郡主交給自已的錦囊妙計，已經預防福貝子有這一着，他由鼻孔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一晚掉換幾次睡覺地方便行了嗎？西院落在那裡？快說出來，不准你有半句含糊，不然的話，我這劍尖向前再進兩寸，就要了你的命！」這更夫巴不得岳金楓越早離開越好，連聲說道：「是是！小人直說便是！」他便把福貝子住宿內宅西院的形勢說了一遍，岳金楓又叫他複述兩回，覺得大致符合，顯然沒有誑語，方才伸指一戳，點了他的啞穴，再把這更夫倒綑起來，向繁花裡一推，隱沒身體，方才和鐵箕銅拂兩人，使開陸地飛行功夫，三個人一前兩後，疾如飛隼也似的，掠過花園夜空，消失在暗影裡！

且不說那倒運更夫，被岳金楓丟入花叢裡面，叫喊不得，掙扎不動，非要經過六個時辰之後，不能醒轉過來，再說岳金楓等三人，依照那更夫說的方向，輕登巧跳，幾下轉彎抹角的工夫，便自到了西院，這是內宅裡面一座精舍，兩明一暗，合共三間房屋，明間是一座書房，窗子外邊種植了幾叢鳳尾竹子和美人蕉，清風吹拂，疏影橫斜，別有一番清曠景緻，岳金楓看見明間的窗子內兀自燈火掩映，彷彿有一個人在那裡背窗坐着，看身段輪廓時，不是福康安還是那一個，岳金楓一望之下，不禁頓起疑雲，想道：「現在差不多三更天氣了！福貝子怎的還不睡覺？」

鐵箕銅拂兩人也同時看見了精舍窗裡的人影，立即向岳金楓問道：「岳大俠，屋裡的人可是福貝子嗎？」岳金楓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五成相像，五成却不相像！」鐵箕眞人低聲說道：「岳兄，你喂他一下金錢鏢，便可以知道眞假啦！」岳金楓恍然大悟，伸手向兜囊裡一探，取出一個青銅錢來，挾在左手中食二指之間，瞄準了窗中的人影，倏地一抬手腕，嗤嗤，青銅錢似流星過度，破窗進去，卜托一响，打中了那人影背後的「陰谷穴」，這竟是人身十二重穴之一，只一打中就要倒地，可是那人坐在椅上，全然不動，岳金楓失聲說道：「不好！這是一個木頭造的假傀儡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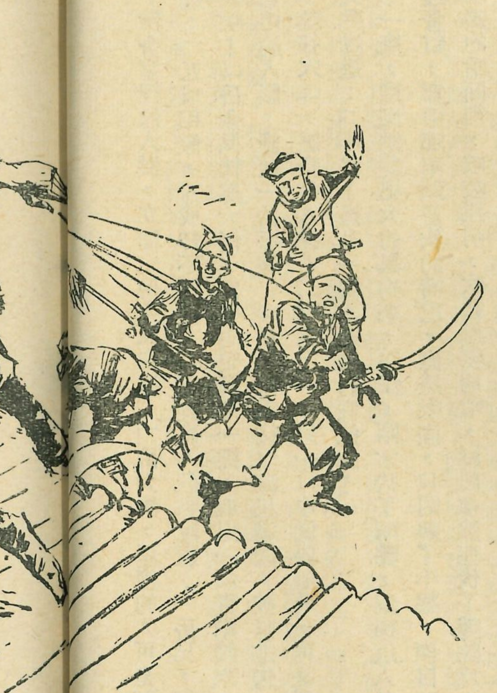
話未說完。精舍的門扇呀聲一掩，竄出兩隻肥大的黑狗來，汪汪，剛才吠了兩聲，銅拂道人已經把手揚了兩揚，發出兩支喪門透骨釘，穿中那兩頭惡狗的嘴巴，直透喉底，只悶嘷了半聲，便自死在地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精舍兩邊的暗間裡，吱吱連响，吹起幾聲胡哨，屋裡顯然埋伏了護院武士，岳金楓道：「不好！快走！」他和鐵箕、銅拂兩人，立即抽身後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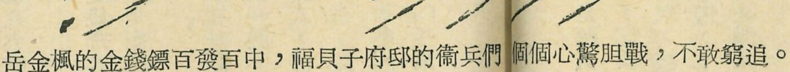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這個時候，貝子府邸花園的東北角，突然轟轟兩响，震動遐邇，衝天升起兩道火光來，遠處聽見人聲叫喊道：「不好！走水了啦！趕快救火！」剛才還是一片死寂的貝子府邸，此刻却是喊聲鼎沸，人影幢幢，每一個角落裏都鑽出人來，岳金楓看見這個情形，不禁嘆一口氣，想道：「福康安眞是狡計多端，原來他的府邸已經有了準備，佈下天羅地網！」

依照金弓郡主孟絲倫的原定計策，她授計岳金楓和鐵箕、銅拂三個人運用超卓拔俗的輕功本領，靜悄悄的掩進福貝子的府邸，生擒貝子府裏面一兩個下人，逼出福康安晚上睡覺的地方來，然後埋伏在他臥房附近，再由管寒溪、桂月娥四個少年英俠，在貝子府担任放火，他們放火的手法並不是點火

焚燒房屋，因爲在戒備森嚴的貝子府裡，要想放火燒屋，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孟絲倫却運用巧妙心計，製造了一種烟火硫磷彈，這是用松香硫磺火粉製造成的一種烟彈，外邊包裹着一層軟木殼，如果用力向地一擲，立即發出轟轟兩聲大响來，軟殼一破，裡面的藥料一遇着天風，立即冒出蓬蓬勃勃的黑烟來，還有火光冒起，聲勢十分嚇人，不過這一種烟火硫磷彈，它的作用跟夜行人「移光留火」用的松香一般，徒具威勢罷了，並不能夠眞正燒燬甚麼物件，岳金楓一行人這次進入北京城，帶了好幾十個這樣的烟彈，他們放在煤簍底下，混過守城門淸兵的耳目，晚上在貝子府施用，四小俠每人攜帶三四個烟火硫磷彈，他們向福康安的府邸分別投擲，轟隆响聲接二連三的傳出，對方不知底細，必定秩序大亂！府裡的下人一定飛報給福康安，這樣一來，岳金楓等三人便可以乘機下手行刺了！這計策本來十分妥善，那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福貝子自從計騙史存明夜入淸宮，到白塔謁見乾隆皇帝之後。自已做了一件虧心事，知道史存明、岳金楓這一班俠客，遲早會找上門來，暗裡佈置好一切埋伏，却向府中的下人說，一天晚上掉換幾次睡宿的地方，其實福康安本人却睡在內宅一間和外邊隔絕的密室裡，他却吩咐幾個心腹向府中一切上下人說，今天睡在東院，明天睡在西軒，以假作眞，連自已身邊的護院武士也一起瞞騙，所以岳金楓和鐵簑銅拂三人雖然混進了貝子府中了，仍舊着他的圈套，雖然有金弓郡主的妙計，完全沒有用武之地！

岳金楓火速退出西院，看見貝子府裡人聲鼎沸，喊叫如潮，知道今天晚上要刺




岳金楓的金錢鏢百發百中，福貝子府邸的衛兵們個個心驚胆戰，不敢窮追。

殺福康安，準是不成的了！到了這個地步，還是三十六着！走爲上着，他向鐵簑、銅拂兩人叫道：「二位道長，走吧！」岳金楓口中說話，一邊探手入懷，取出一叠青銅錢來，合在掌心，他在穿房越瓦的時候，一瞥見了府中奔跑的侍衞和下人，立即手腕一甩，把掌中青錢嗤的飛射出去，岳金楓的金錢鏢，百發百中，神乎其技的地步，錢鏢一射之下，必定打中對方的軟痳穴，撲通癱倒，這樣一來，福貝子府邸裏面的衞士和弁勇，不敢窮追，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轉瞬之間，已經退出福貝子府邸之外！

鐵簑眞人剛才出了險地，立即吹了一聲口哨，這是他和管寒溪、桂月娥四小英俠約好了的暗號，那知道口哨吹過，不但管桂兩人沒有現身出來，連凌志輝、凌雲燕兩兄妹也不見露面，銅拂道人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咦！志輝他們到了那裏，怎的一個不見！」

話未說完，就在他們身後不遠地方，一個幽暗的角落裏，有人陰惻惻的接口說道：「你要找那幾個不成材的徒弟嗎？不用找啦！統統躺在這裏！」岳金楓一聽語音厮熟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！是癲道姑！」癲道姑洪仙韻居然在他們幾個人最吃緊的關頭，突然出現！

鐵簑眞人性如烈火，一聽之下，霍地扭轉身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只見癲道姑洪仙韻，挺立在一間屋頂上，鐵簑眞人仇人見面，份外眼明，一聲斷喝：「該死的癩蛤蟆，又來助紂爲虐！」長劍一展，就要騰身縱上，岳金楓一拉他的衣袖，叫道：「且慢，我跟她有話說！」岳大俠制止了鐵簑眞人，仰面說道：「姓洪的，少要恃技欺人，你在那個時候，把鐵簑、銅拂兩位眞人的弟子擒了？」

癲道姑呵呵狂笑道：「岳金楓，你不信嗎？來來來，我給你看幾件東西！」她倏的一彎腰，拿起兩條皂角包頭巾來，向岳金楓眼前揚了一揚，猙笑說道：「看吧！這是那兩個小狗的夜行巾！」接着

一伸手臂，又挽起兩雙弓鞋，在半空晃動幾下，笑道：「瞧清楚了沒有？這是那兩個女娃兒的鞋子，你信了吧！」洪仙韻在一刹那之間，拿出管寒溪、凌志輝兩人的頭巾，桂月娥、凌雲燕二女的弓鞋，可見他們四個人統統被癲道姑打倒擒住了！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三人不禁又驚又怒，依照金弓郡主錦囊妙計，管寒溪等四人至少要向福貝子府邸裏拋擲十多個烟火硫磺彈，可是他們剛才只聽了三五下烟彈的響聲，便自停歇，正在覺得奇怪，想不到癲道姑突如其來，把他們四個盡行生擒活捉，不過岳金楓究竟是個智勇深沉的人，雖然滿腔怒火，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冷冷說道：「這叫做以大欺小，恃強凌弱，有心暗算無心，算不了甚麼英雄好漢！」

他這樣的一激將，癲道姑面色微然一變，可是不旋踵間恢復了原來的樣子，呵呵狂笑說道：「姓岳的，不管你說我以大欺小也好，恃強凌弱也好，你那四個小狗男女，已經在我手裏，死活完全在老娘的手上！來來來，廢話少說，這裡不是說話地方，你們佳那裡，帶我去吧！」這幾句話又大大出乎岳金楓意料之外！因爲癲道姑如果眞眞正正做福康安的護院走狗，助紂爲虐，她拿住了管寒溪四人，一定向福貝子府邸裏送，倘若她要捉拿自已，也儘可以向貝子府方面打個招呼，要福康安府邸裡面的武士衝殺出來，配合作戰，爲甚麼對方却不作此圖，却捨近而求遠，要自已帶她到佳處呢？一個夜行人棲止的地方，江湖上叫做「窑」，如果「窑」也給人家摸着底細，那就是一敗塗地！岳金楓冷笑一聲道：「姓洪的，你要捉拿我們儘可以就在這裏動手，不用摸我們的窑哩！」

癲道姑冷笑道：「你們眞正是狗咬呂洞賓，不知好人心，老實說一句吧！你們三個人的本領，沒有一個是我敵手，如果以三打一，勉強可以攀平，你們不管輸贏，也是沒有光釆，老娘叫你帶我到窑

子裡，目的是要見見史存明，我跟他有話說！」鐵簑、銅拂兩人齊聲斷喝道：「放屁！你要見史大俠，把我們的徒弟放回，方才說話！」這兩位武當派名宿，倏的向左右一分，兩柄長劍倏的圈了半個圓弧，逕自向洪仙韻肋下刺去！

洪仙韻不慌不忙，袍袖輕輕一拂，噹噹兩聲，烏金短劍由腕底甩出來，閃電也似的向鐵簑、銅拂兩人的劍身各自戳了一着，別看她這兩劍輕描淡寫，却是力發千鈞，銅鐵二道猛覺握劍手臂大大震動一下，手中劍如同着了金剛巨杵，連人帶劍倒退了三四步！洪仙韻這一招有個名堂，叫做「魁星點筆」，完全是以巧降力，可是時間拿捏之準，眞正是武林所罕見！岳金楓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慢着！二位道長，在這裡動手沒有好處！」

岳金楓這幾句話暗示給鐵簑銅拂兩人，這裡隣近是福康安的府邸，如果跟癲道姑動手，只有吃虧，沒有便宜，洪仙韻立即聽出來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呵呵笑道：「賊牛鼻子，姓岳的說了半天話，只有這兩句最識時務，閒話少說，帶我去見史存明吧！」岳金楓道：「史大俠不在北京城裏，你要見他不難，可要把管寒溪四人放了，我才能帶你去！」癲道姑稀疏疏的眉毛向上一揚，說道：「一言爲定？」岳金楓道：「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，那個騙你，把人交出來吧！」

癲道姑乾笑一聲道：「也好！我就這樣放了他們，瞧着！」她說着拔身一縱，翻過瓦背，倏地伸出兩臂，向上一抽一提，只見洪仙韻手臂抬處，扯了一串東西上來，岳金楓和鐵簑銅拂兩人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又是難過！又是憤怒！

原來洪仙韻不知道在那個時候，已經把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人統統擒住，點了穴

道，她點的還是啞穴，個個目定口呆，渾如泥塑木偶一般，像這樣的點穴法，即使挨延半晌，解救醒轉過來，亦要大傷元氣，癲道姑點了他們的穴道還不算，用一條細長的牛筋，把管寒溪四人密捲密纏絞做一紮，就像端午節的粽子一般，管寒溪凌志輝兩個少年是背對着背，桂月娥和凌雲燕呢？却是面對着面！癲道姑把這四個少年男女綑做一團，吊在屋簷底下，本來以管寒溪四人的本領來說，給癲道姑捉了，並不出奇，奇在洪仙韻能够在片刻俄頃之間，捉住他們，無聲無臭的綑在一起，下手之辣，動作之快，眞個是難以形容！毋怪岳金楓幾個人，鬧得耳紅面赤！

鐵簑眞人性如烈火，他看見癲道姑把自已的徒弟擺治成這個樣子，不禁怒火上騰，就要縱身上前，岳金楓連忙叫道：「小不忍亂大謀，鐵眞人，等會兒見着史大哥，方才跟她算帳！」鐵簑眞人祇好勉强按住怒氣，癲道姑把管寒溪四人身上綑着的牛筋拿在手裏，挽着他們在地上走，一連拐了十幾個彎角，穿過五六條小胡同，離開福貝子府邸很遠了，方才停步，把牛筋卸下來，逐一給他們解了穴道，話雖然這樣說，管寒溪四人被癲道姑在地上拖曳着走了一大段路，弄得滿身都是塵土，連夜行衣服都擦破了，眞正是狼狽不堪！雖然穴道被解，兀自癱軟在地，站不起來，鐵簑、銅拂兩人連忙過去給他們推揉了一陣，管寒溪，桂月娥四人方才能够直起腰，再過半晌，然後可以扶着牆壁站起身來，鐵簑眞人問道：「你們怎的被人家輕而易舉的捉住！快說！」

管寒溪滿面通紅，囁嚅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洪仙韻接口說道：「你要知道幾個寶貝徒弟怎樣給我拿住嗎？不用問他們啦！還是我替他說了吧！你們今天晚上到福貝子府邸裏擾鬧，本來不關我事，我洪仙韻雖然不長進，也不至於要給一個貝子做看門狗，可是我看見這四個小狗男女向府裡拋擲

烟彈，便忍不住心頭火發！上次我在河南生擒了他們，本來想把他們幾個當做押頭，到黃梅山找尋你們兩個老道比劍，那知道在半路中途，着了這兩個丫頭的暗算，給她弄得上吐下瀉……」

桂月娥凌雲燕上次用巴豆研末混進飲食裡，把癲道姑弄得大吐大瀉一場，然後脫身，這件事，鐵簑、銅拂兩人，已經徵有所聞，那知道洪仙韻却宣之於口，岳金楓幾乎忍不住笑！鐵簑眞人雖然緊繃着面孔，心裡的怒氣倒平息了！癲道姑又說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仇人見面，份外眼紅，我怎可以不給他們吃點苦頭，不過你的寶貝徒弟雖然個個年青，武功却有兩手，要一起捉拿他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立即取出一個青臉獠牙的假面具來，向着面上一套，扮成半人半鬼的樣子，然後出其不意，現身猝襲，先打倒本領較強的兩個，再收拾武功較次的兩位，不是手到擒來了嗎？以下的事，你們個個眼見，不用說啦，哈哈哈！」洪仙韻說到這裡，禁不住縱聲狂笑！

鐵簑、銅拂兩道人看見自已徒弟這樣丟面敗落，覺得十分丟臉難堪！岳金楓已經胸有成竹，他向管寒溪四人揮了一揮手，說道：「我們和這位洪道長要到京城外走一遍，你們祇管回去吧！」四小英俠相顧愕然，管寒溪道：「哦！岳師叔，你跟她到那裡呢？這賊道姑不懷好意……」岳金楓恐怕他口不擇言，惹翻了癲道姑，不是耍處，立即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！你們不用多說閒話，早一點回去休歇，知道沒有！」管寒溪聽見岳金楓這樣一說，果然不敢再言語了，他們四個人沮喪地離開，按下不表。

岳金楓眼望着管寒溪四人背影消失了之後，方才回過身來，向癲道姑說道：「走吧！」四個人一齊使出輕身提縱功夫來，岳金楓三人還是第一次這樣和癲道姑並肩同行，他們不約而同的要跟對方較量輕功，大家用足全身眞力，疾如奔馬似的向前直跑，眞稱得起疾若流星，眨眼之間，已經到了京師

城頭上，岳金楓回頭一望，不見癲道姑啣尾追來，十分詫異，說道：「咦，洪仙韻怎的不見到來，以她的輕功造詣來說，絕不應該落後的哩！」

話未說完，城脚上傳來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你說得對，姑奶奶早就到了啦！」岳金楓和鐵簑，銅拂三人眞個是吃驚不小！祇見癲道姑黑衣飄飄，兀立在城堞上，原來她已經搶過自已的前頭，首先到了城牆上，癲道姑狂笑道：「這一回比試誰先登城頭，我叨了光，來來來，咱們再比一比，那一個能够跳下去？」她這話一說出來，岳金楓不禁愕然，原來北京是天子居住的皇城，城牆足有八九丈高，任你輕身功夫多好的人，也不能够一下子由城頂跳落，癲道姑却一幌身，飛到城牆之上，兩臂伸處，抓起一個人來，岳金楓看得清清楚楚，原來是一名更夫，不知那個時候，給洪仙韻點了穴道，癲道姑抱着他上了城頂，突然把更夫舉過頭，向着城牆下面用力一擲，岳金楓三人出其不意，嚇得一叫。

祇見癲道姑這邊剛剛把人拋落，那邊一縱身軀，緊隨着飛身瀉下，她騰身躍下的身法，比那更夫下墮之勢還快，臨着地的時候，兩脚一點那更夫的背脊，居然把他的身體當作墊脚的肉團，把本身由高空下落的急勢抵消過去，祇聽見砰砰兩聲大响，那更夫頸折骨斷，當堂送了性命，屍身綣做一團，癲道姑却安然無事的落到城下，她這樣拿別人替死的跳法，岳金楓等三人看在眼裡，不禁爲之咋舌！

他們正派劍客，當然不能够學癲道姑洪仙韻這個殘忍法子，岳金楓祇好用背脊抵住城牆，使用壁虎功的身法，一步步的爬落，爬到一半，然後拔身一縱，跳落城下，癲道姑冷笑說道：「一個人生在世上，最要緊的是隨意所指，那裡用得着管別人的死活？你們這樣一步步像烏龜也似的向下爬，何等費時失事？反不如學我拿一個人做替死鬼乾脆向城下一擲，豈不痛快！」

岳金楓由鼻孔裡哼了一聲道：「一個練武的人，學得一身絕技，應該拿來鋤强扶弱，濟世拯危，才是道理，如果拿去濫殺無辜，妄害生靈，甚至做權貴奸臣的走狗，那就違背練武的本旨，本領更高，又有甚麽用處呢！」鐵簑、銅拂兩人心裡暗暗喝彩，想道：「罵得痛快！」可是癩道姑臉上完全不動聲色，陰惻惻的說道：「不錯，練了武功應該鋤强扶弱，快帶路吧！」

這一行四人趁着天色未亮，折向南郊，奔向豐台縣大路，鐵簑眞人忽然向岳金楓耳朶邊低低說道：「岳兄！你眞正要帶他到史大俠那邊去嗎？」岳金楓怔了一怔道：「這個當然，難道咱們說過的話不算數？」鐵簑眞人道：「這癩蛤蟆的身份是御前侍衞，咱們的窰子給她知道了，十分不便！」岳金楓猛然醒悟，正要開口，那知道他們說話的語聲雖然徵細，洪仙韻却一字不漏的聽了去，她立即冷笑一聲道：「鐵簑牛鼻，你躭心老娘帶官兵來挑你的巢穴嗎？好，就這樣吧，你們一共有三個人，姑奶奶可以賣個大方，讓你們其中一個人回去，把姓史的叫來便了！」

癩道姑這幾句話十分張狂，居然把岳金楓三個人當做戰敗屈服的俘虜，鐵簑、銅拂二道人却是武當派裡面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一聽之下，肚皮幾乎氣破，剛要變臉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側面嗤的一响，一物隨着破空之聲，瞄準癩道姑洪仙韻的左太陽穴飛到！

他們一行四人剛好在一條交叉分歧的小路上，四面盡是平疇廣野，天色才交四鼓，夜影正濃，癩道姑聽出這破空飛來的東西是一顆石子，勢道十分强勁，她立即回過左手衣袖來，向外一捲，要想用鐵袖功，把石子捲個正着，誰知道這顆石子的勁力，却是大得出奇，祇聽得嗤的一响，居然穿破了她的衣袖，石子打中了洪仙韻的手腕，火辣辣地十分刺疼！

第五十一回：沙坑埋骨奇俠戲敵

癩道姑這一驚非同小可！因爲她這鐵袖功夫，運起氣來，整幅衣袖像一幅鐵板也似，這顆石子居然能够一下穿透衣袖，對方勁力之高，可以想見！最奇怪的還是四面曠野郊外，一個人也沒有，不知道石子來自何方，洪仙韻感覺得十分狼狽，她霍地收了烏金短劍，向後一跳，叫道：「那裡來的朋友，鬼鬼祟祟，拋磚弄石，暗算傷人，算的是那一門子好漢，趁早滾出來吧！跟姑奶奶決個勝負！」

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三人，也覺得十分詫異，因爲他們看見月光影下，沙原如雪，一個人也沒有！這石子難道由空中飛落，或者是由地底鑽出的呢？癩道姑剛剛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冷不防一陣哈哈大笑，起自身邊，在場的幾個人出其不意，不由嚇一大跳！

就在笑聲大作的時候，距離癩道姑洪仙韻左邊不到兩丈之地，突然現出一個凹陷的沙坑來，沙坑裡緩緩的坐起一個人來，鬚髮糾結，面上身上衣服上全是砂子，岳金楓一看這人的形相，失聲叫道：「呼倫齊！」沙坑裡坐起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史劍虹的盟兄呼倫齊，也即是屢次出入京城，大鬧和坤相府的蒙古游俠！

原來蒙古人有一種獨特功夫，能够在沙地上運用雙手之力，挖掘成坑，剛剛可以容得下一個人，便自蹲在坑裡，面上鋪了一層細沙，便隱沒得沒影無踪！這一種埋身沙裡的本領，是用來應付沙漠颶風的，因爲蒙古地方全是沙漠，沙漠裡不時刮起颶風，風力之强，眞個可以顚山覆岳，一夜之間，叫

沙漠變了形狀，人畜如果遇上颶風，萬無生理，所以蒙古人個個都要學會這一套本領，在颶風到來時，埋身沙坑，然後可以生存，呼倫齊本來是跟隨史存明在一起的，不知怎的，今天晚上竟然會到這裡來，藏身在沙坑裡，發出石子，毋怪像癩道姑洪仙韻那樣久經大敵的成名人物，也是大吃一驚哩！

洪仙韻的眼光十分厲害，她一照面之下，便看出呼倫齊是在和坤相府之內，拯救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小兄妹的幪面怪人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厲聲喝道：「看你這厮的本領，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怎的行為這樣卑鄙下流？來來來，咱們各憑真實本領，決個勝負！」癩道姑口裡說着話，手裡烏金短劍一幌，就要揉身直上。

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恐怕呼倫齊吃虧，不約而同的一幌身，截了過來，三劍齊出，攻守一致，洪仙韻突然一沉面孔，把烏金短劍納回袍袖裡，冷冷說道：「很好！你們恃多為勝，我姓洪的認輸便了！」岳金楓見她這樣說，祇好退後，呼倫齊笑說道：「岳大俠，我呼倫齊雖然不才，應付這癩蛤蟆，就是單打獨鬥，也未必會敗在她的手裡！來來來，姓洪的，你要跟我比招，那有何難？你要想文比呢？還是武比？說明了再比吧！」癩道姑勃然大怒道：「放屁！比武就是比武，那裡有甚麼文比武比，吃我一劍！」話未說完，嗤聲風响，使出「子母離魂劍」法，「金輪渡劫」，烏金劍寒光閃處，挽了一朵劍花，向呼倫齊分心便扎。

呼倫齊坐在沙坑內，癩道姑抖劍刺來，他陡的伸手據地，旋風也似的向外一捲，呼倫齊這一招全憑單掌之力，把身子在空中轉了一個螺旋，跟史存明的旋風掌有幾分相似，不但躲開了癩道姑的劍，而且雙脚齊飛，踢向她的屁股，洪仙韻急不迭忙的向旁邊一閃，橫竄開去，呼倫齊伸脚踢敵的時候，

形狀十分滑稽，岳金楓等三人看在眼裡，不禁哄然大笑！

癩道姑氣得醜臉通紅，一招「無常抖索」，回過身來，就要抖劍再刺，呼倫齊突然大叫道：「這樣比武，你有劍我沒劍，不公道！不公道！」洪仙韻把劍一收，喝道：「誰叫你不動用兵刃？趁早拔劍出來，讓姑奶奶打發了你，趁早上路！」呼倫齊呵呵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要我拔劍動手嗎？可惜得很，師傅當年教我本領，一十八般武器教了一十七件，偏偏沒有教劍，瞧你手不離劍，彷彿除了劍外，沒有一樣本領可以見人……」癩道姑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老狗，你說姑奶奶除了劍法，便不懂其他本領了嗎？來來來，我就把劍收起，跟你比比拳脚！」

呼倫齊慌忙搖手道：「不用不用！我一生最怕跟婦女婆娘動手動脚，不如就這樣吧！咱們索性來一個文比，我就坐在這沙坑裡，任由你刺三劍，祇准躲閃，不准還手，刺得中，算你贏，如果我被迫得動手還一招半式，也算我輸，我如果打輸了，拍拍屁股返回蒙古，你如果打輸了，立即滾出京城，不准再現人世，這樣打賭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

岳金楓看見呼倫齊說出這樣的一個賭鬥方法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因為他知道呼倫齊武功很雜，却是駁而不純，如果說到真正功力深淺，武功造詣，癩道姑的本領明明在呼倫齊之上，這渾人怎的這般托大？萬一傷在癩道姑的劍下，不是耍處！他忍不住叫道：「呼老兄！」呼倫齊却向他使個眼色，再向癩道姑喝道：「癩蛤蟆，我剛才說的話，你到底聽見了沒有？」

癩道姑怒火蓬勃，喝道：「很好！你既然自已找死！姑奶奶就在這三劍裡面，送你上西天大路！」呼倫齊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姓洪的，你整天要找史大俠比劍，希望真真正正贏得那天下第一劍的

名頭，可是你的劍法還有不少漏洞，連我這個不會劍術的人，也可以看出來……」癲道姑鐵青着面孔，喝了一聲：「放屁！」烏金短劍一閃，抖出六朵劍花來，向呼倫齊上中下三路，同時刺到！

岳金楓和鐵簑、銅拂齊聲驚呼，癲道姑這一劍名叫「青燐鬼火」，一劍刺出六個招式來，把呼倫齊上、中、下、左上、左下、右上、右下七個方位的空檔，完全封住，不管他怎樣左右閃躲，也要中劍，他們以為呼倫齊這一回必定難以逃出癲道姑的劍下，那知道呼倫齊已經胸有成竹，想好破敵人招式的妙計，洪仙韻劍花乍現，他立即把雙手向沙坑裡一撐，陡的一個跟斗，直翻起來，不過翻跟斗也不能夠避過癲道姑這一招，呼倫齊妙在打跟斗的時候，雙脚向沙坑的邊沿一踏，撲撲幾聲，踢起一大片沙土來，沙土的去勢比劍招還快，癲道姑猛覺眼睛一疼，兩眼已經滲入沙粒，她不禁大吃一驚！連忙向後一跳，硬生生的把劍招撤回，呼倫齊趁勢跳出沙坑之外，岳金楓見他這一招用得十分滑稽，又是一陣哄然大笑！

洪仙韻想不到對方弄出這樣的怪招來，把自已嚇一大跳，發出去的劍招，半途而廢，不禁又羞又怒！她揉了揉眼中沙土，厲聲喝道：「老狗！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？又說不准還手，你口裡說的是人話，還是放屁！」呼倫齊哈哈大笑道：「不錯，姓洪的，我說過不准還手，却沒有說不准還脚啊！」

這兩句話把洪仙韻弄得啼笑皆非！啞口無言，癲道姑這一回給人家抓了字眼，呼倫齊祇用脚踢沙土，沒有動手，也不算是食言背約，岳金楓方才恍然大悟，呼倫齊這人外貌雖然蠢拙，却是大智若愚癲道姑自負聰明，也上了他的當！洪仙韻醜臉凝青，喝道：「很好！又算你說得通，給你躱開頭一劍，看看你躱得了第二招，看劍！」話未說完，颯聲風响，癲道姑憑空拔了起來，烏金劍在空間一

幌，舞成一道劍虹，向呼倫齊迎頭刺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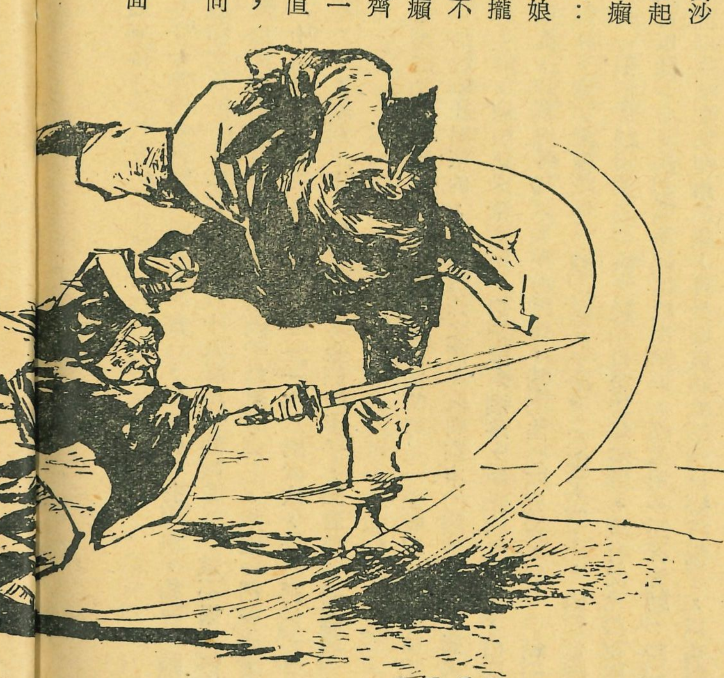
癲道姑這一劍奮盡全力，正是子母離魂劍裡面的「羣鬼爭食」，這一招也有來由，相傳「目蓮救母」之後，曾經教世人在七月盂蘭節大放餤口，散放食物拯救十八層地獄的餓鬼，（這不過是佛家偈句，勸喻世人為善之言罷了！）所以洪仙韻把這一個名堂運用到子母離魂劍上，她這一劍表面上是凌空下刺，其實是一劍之中，包含一十八點，同時可以點刺敵人身上一十八處大穴，換句話說，呼倫齊的上半身，完全在癲道姑劍光籠罩之下，週圍三丈以內，都是烏金劍的影子，眼看他就要難逃一劍之刼！

那知道呼倫齊却是詭計多端，癲道姑這一凌空竄起，這位蒙古怪俠却是一張嘴巴，咳吐噴出一口濁痰，這口濁痰是呼倫齊用「混元勁」唾吐出來的，疾如脫弦之箭，直向空中的癲道姑射了過去！

他這一下眞稱得起是制敵人的先機，癲道姑身在空中，短劍還未刺落，猛覺白光一閃，由底下射上來，洪仙韻不知道是對方吐的痰涎，以為是呼倫齊發出的暗器，禁不住心頭火發，把手中劍一橫，向外一格，嗆的一响，痰涎打中劍身，竟和鐵彈相彷，癲道姑的手腕當堂震了一下，她當堂嚇一大跳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呼倫齊再次一張口，吐出第二口痰，這一口是普通痰涎，沒有混元功在內了！因為使用混元功吐出的痰涎，祇可以吐一口，決不能夠連續吐出兩口，因為用一回混元勁，非要凝聚本身眞元之氣不行，一下唾出，絕不能夠立即作第二唾，可是癲道姑給第一口痰打慌了，以為對方第二口痰的勁力，更加厲害，再也不敢擋架，立即把身子向左一側，讓過了第二口唾沫，接着一變劍招，由「羣鬼搶食」的招式，變做「怨魂纏足」，呼的一劍，向呼倫齊下三路掃到！

呼倫齊先後一眞一假的，吐出兩口痰涎，（所謂一眞一假，就是第一口痰有混元勁，第二口痰沒有。）迫使對方變招，他看見癲道姑抖劍刺落，又是一個跟斗，由沙坑裡頭下脚上的豎起來，雙脚踢起兩片沙土，撲向洪仙韻的頭臉，癲道姑這一番有了防備，心中暗罵：「饒你奸狡似鬼，始終也要吃老娘一劍！」當下屛息靜氣，微微合攏雙眼，抵擋沙粒，手中劍原式不動，向呼倫齊刺了過去，那知道癲道姑這一來變了去勢畧緩，呼倫齊就在脚踢沙土的時候，雙手向地一按，身子筆也似直，呼的一响，直拔起來，這一下名叫「旱地拔葱」，越過癲道姑的頭頂，輕飄飄的，向洪仙韻背後一落！

「旱地拔葱」本來是輕功裡面最基本的功夫，這功夫是雙膝合攏，掌心朝下，托地向上一跳，不過這樣跳法，是腰身挺直的，祇可以跳起六七尺高來，這一招專拿來做近身肉搏之時，躲閃敵人殺手之用，但是呼倫齊却把這一招極尋常的武功，化腐臭爲神奇，他因爲頭下脚上，祇把雙手向沙坑一拍，整個身子便筆直的竄起，居然躱過洪仙韻「怨魂纏足」這一招，岳金楓、鐵簑、銅拂看得淸淸楚楚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！



癲道姑洪仙韻向左一側，由「羣鬼搶食」的招式改變爲「怨魂纏足」，呼的一劍向呼倫齊下三路搗到。

癲道姑兩招刺敵人不中，臉上掛不住火，刷地回轉身來，正要擰劍再刺，呼倫齊忽然叫道：「姓洪的，三招夠啦！你連我的一根汗毛也傷不着，趕快滾出北京城去吧！」洪仙韻勃然大怒！喝道：「老狗！我剛才攻了你兩招，還有一

招不會施展，你硬說我攻了三招， 滿口混賴！」呼倫齊大笑道：「癩蛤蟆， 你以為我姓呼的初學武藝，可以任意欺瞞嗎？你剛才起在空中，凌空下刺，不明是一招嗎？可是我向空中吐出兩口痰涎，你竟然害怕起來，向側閃避，把向下刺的招式，變了匝地平鋪的姿勢，這不是第二招？說實一句，你縱起在空中，明是一招，其實包括了兩個招式變化，你却混帳無恥，矢口不認，天下練武的人，那有像你這樣不要面的？虧你還要找史大俠比武， 如果我是史大俠， 才不屑跟你動手呢！」呼倫齊這一番話，真個把癩道姑罵得狗血淋頭，洪仙韻被他這一罵，氣得三尸暴跳，心肺俱炸，最氣人的是明明是自已的本領遠勝對方，這三劍却給呼倫齊用旁門左道的手段避了開去，還要受對方的奚落，她氣得大叫一聲，扭轉身來，一溜烟也似的，向北京城那面跑去，眨眼之間消失在夜影裡，去得沒影無踪，呼倫齊哈哈大笑。

岳金楓估不到呼倫齊一番言語，罵走了癩道姑洪仙韻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三個人一齊上前，說道：「呼老兄，多虧了你！如果不是這樣， 這癩蛤蟆冤魂不息， 跟我們苦苦糾纏， 不知怎樣才能够了結呢！」呼倫齊道：「天色亮了，這裡不是說話地方，還是回到豐台縣再說吧！」

幾個人合在一起，回到史存明的住處，史存明、孟絲倫不見管寒溪等四個小俠一同回來，不禁嚇了一跳，連忙追問原委，岳金楓便把自已在福貝子府外受挫的經過，一一說了，史存明廢然道：「估不到連福康安本身也有了這般嚴密的戒備！照這樣的看來，咱們又要改弦易轍了！」

金弓郡主秀眉一蹙 ， 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福貝子行刺不成 ， 咱們還是改弦易轍 ， 到皇宮去大鬧！」史存明、岳金楓相顧駭然，口頭上雖然不說，心裡却是暗想，清宮大內高手如雲，上一次自已

誤中乾隆帝的圈套，斷送了小安子的性命，怎可以繼續到皇宮去大鬧呢！金弓郡主已經瞧出他們的心理，笑道：「我所說的到皇宮去擾鬧，並不是像以前幾次那樣，放火行刺，因為像這樣漫無目的地搗亂，必定收不到甚麼效果的，咱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乾隆帝寫給我們的密詔，交給皇太后阿魯特氏看，叫她們母子之間，引起猜忌，觸發滿清宮廷的內鬨！」

乾隆皇帝上一次在西天目山太元洞被幽禁的時候，在史存明威脅之下，曾經寫了一道詔書，承認自已是漢人的血裔，要為反清興漢而努力，如果這道詔書送到皇太后的跟前，皇太后是個脾性剛烈的人，必定震怒異常，就是不把乾隆廢了，至低限度，也要重演關閉皇帝在綏成殿的一幕，這樣一來，滿清宮廷內部鬧出亂子，自已便有可乘之機了！史存明聽到這裡，精神一振，說道：「女諸葛，這回又要你另出機謀啦！咱們怎樣把這一道密詔，送到皇太后的手裡！」

孟絲倫沉吟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這一件事說難不難，說易不易，怎樣把秘詔送到皇太后跟前，咱們大夥兒晉京再說吧！」史存明矍然道：「和坤在各道城門口加添了守衛，盤詰出入的人，咱們怎樣可以進去？」金弓郡主哦了一聲道：「那麼，咱們黑夜爬城進去便了！」

過了兩天晚上，月黑風高，彤雲密佈，北京城的西直門外，城頭之上，突然出現了幾個黑影，蠕蠕而動，這幾個黑影不用說明，也是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、鐵簑、銅拂這班人了！史存明首先用壁虎功上了城頭，運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點住了守望哨兵的穴道，還拍了他的暈眩穴，使這幾個哨兵昏迷不醒，避免洩漏風聲，然後在堞樓上垂下長索，把史劍虹、史凌霜、狄鵬舉三位小俠先後縋上城牆，不到一個更次工夫，一行人混進北京城裡，岳金楓引着各人，直奔向煤市口的棚寮，這是管寒

溪四人匿居的地方，他們看見史岳各人一齊到來，不禁大喜，連忙迎入棚寮裡面坐地，鐵簑眞人問及京城近日的情形，管寒溪道：「稟告師傅，京城裡面這幾天來，也還平靜，街道上的巡城禁軍和順天府捕快，比較減少許多哩！」大家淸楚了京城戒備，比較鬆弛，便着手佈置混進皇宮的大計。

這一次金弓郡主改弦易轍，不再用夜行人進入皇宮的法子了！因爲宮廷之內，地方浩瀚，拋開守衞森嚴不說，縱使給你混了進去，一夜之間，決定不會探出甚麼結果來，因爲紫禁城的地方太大了！任你輕功多好，也難在一晚把所有宮殿走完，這樣一來，就是混進宮廷，也沒有甚麼大用處，所以孟絲倫用逐次滲透的方法，怎樣的滲透呢？她首先帶領史凌霜、桂月娥、凌雲燕三個小姑娘，神不知，鬼不覺的混進內廷，她們直奔冷宮內院，冷宮是一般失寵妃嬪，和老年宮女幽居的地方，住在冷宮裡面的人，跟宮廷裡一切完全隔絕，就是大內總管，也不會到這裡來，金弓郡主進了冷宮，首先把西宮裡的幾個老年宮女，點了她們的暈眩穴，方才兜在背後，把她帶出紫禁城，一直來到京城郊外，然後將她救醒過來，每人給多少盤川，叫這些宮女切不要在近畿逗留，立即返回故里，這些宮女還以爲自已遇着仙佛顯聖，特意搭救，千多謝，萬多謝的去了，孟絲倫一方面送這幾個年老宮女離開京城，另一方面吩咐史凌霜等三人，遞補了這幾名宮女的缺，她們穿了原有宮女的衣裳，頂替了她們的名字，大家看到這裡，或者少不免會引起疑問，冷宮裡的宮女，難道不會懷疑她們是陌生的外來客嗎？就算是同在冷宮裡的宮女不會起心見疑，冷宮裡的太監，也會發現她們名實不符，一査起來，假西洋鏡豈不是要拆穿？其實她們絕不會給別人發覺是冒充頂包貨，第一，冷宮裡的宮女人數，不時增加，史凌霜等三人，就算是拿一副陌生面孔進入冷宮，其他宮女決不起疑，以爲她們是新來的不幸者罷了！說

到太監方面，冷宮裡祇有兩個年老太監，總管其成，但是他們從來不理宮女的睡房，更不管宮女的私事，至於其他宮殿的太監內侍，個個都抱着趨炎附勢的心理，以爲這些冷宮宮女，已經失掉了皇帝的寵幸，發落到冷宮裡，等於終身監禁，無期徒刑的囚犯，有誰願意多看她一眼呢！所以史凌霜等三人混入冷宮裡，眞個比起甚麼地方還要安全哩！她們進了冷宮不到幾天，已經探聽到宮廷裡不少有關乾隆帝的事！

史凌霜三人首先刺探着的，就是乾隆帝自從被皇太后禁閉在綏成殿那一幕之後，他和皇太后阿魯特氏的距離，越來越遠，表面上每天晨昏定省，照例請安，可是神色冷漠，母子之間，除了敷衍應酬的話外，甚麼說話也沒有！這是一件，還有一件就是最近一個月來，乾隆皇帝頻頻宣召太醫入宮，太醫是宮廷的御醫，皇帝或者妃嬪生了疾病，方才用得着他，乾隆帝身子强壯，並沒有病，怎的要宣召御醫呢？其中必定有蹊蹺了，金弓郡主當初接到這個消息，也想不出所以然來，她把這件事告訴史存明，岳金楓矍然說道：「乾隆帝並沒有害病，怎的要請起太醫來？哼！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！」

孟絲倫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對了！咱們首先注意御膳司這一面！」當天晚上，金弓郡主混入冷宮，把這個意思向女兒說了，史凌霜道：「媽！你要我到皇帝的厨房去打聽嗎？這可不能够啦！因爲冷宮裡的宮女，沒有皇帝特別准許，是不能够走出冷宮的呢！」孟絲倫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有一身武功，明面雖然不能够出去，暗裡難道不會用飛簷走壁的本領出去嗎？你把這件事弄淸楚，便不用再呆坐在冷宮裡面啦！」史凌霜恍然大悟，到第二天晚上，二更時分左右，三個女英雄靜悄悄的卸下了宮女的頭飾和衣服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太監衣服來，頃刻之間，扮成三個太監，用輕身提縱的功夫，出

了冷宮，飛身跳落平地，三個人合在一起，施施然的向着皇宮深處走去。

皇宮裡的地方很大，史凌霜三人又是初來乍到，不知東西南北，走了一陣，天色將近三鼓，三女俠但覺得樓閣重疊，花樹迷離，不知道皇宮的御廚在那個地方，凌雲燕焦灼起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姊姊，咱們這樣的走，一直走到天亮，也走不出一個道理來，我看還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抓一個小太監問問吧！」史凌霜一想也是，她們正在喁喁低語的時候，對面步聲橐橐，突然來了兩個侍衞，高聲喝道：「喂！你們是那一司，那一殿的太監，現在三更時候，還在皇宮裡面亂闖？」

史凌霜吃了一驚！可是不旋踵間，計上心頭，她含着笑上前，說道：「二位多辛苦了，我們是尙衣監的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兩臂一伸，猛向那兩個侍衞的頭項抓去，要想一下扼緊這兩名侍衞的咽喉，誰知道這兩個武士的身手却是不弱，史凌霜才一伸臂，他們倏的向左右一分，左邊的侍衞用「大力鷹爪手」，右邊的侍衞用「肘底分金錘」，反擊史凌霜的腕肘脈道，高聲大叫：「有賊！」

那知道桂月娥、凌雲燕兩人的動作比起這兩個武士來，還要快捷，史凌霜才一動手，桂凌二女暗器也接着連珠飛出，桂月娥的鐵蒺藜撲的一响，打進右邊侍衞的太陽穴，這侍衞的掌力還不曾撒出，已經撲通咕冬，屍橫就地！凌雲燕的亮銀鏢嗤聲穿出，打向那使大力鷹爪功侍衞的胸膛，這侍衞居然懂得聽風接暗器手法，反手一綽，掌心揑住鏢尾，正要反手去抽腰刀，那知道左臂陡的一緊，原來史凌霜已經一個箭步竄了進來，施展大擒拿法，左手一絞，右手一拿，同時揑住了這侍衞的「肩貞」「三里」兩處大穴，這武士登時半身發麻，凌雲燕再伸出纖足，向他脚下一勾，那侍衞再也立足不住，撲通，跌翻在地上了！他剛要開口喊叫，史凌霜已經颯的一响，抽出一柄寒光凜凜的利匕首，向那侍

衞胸口用力一抵，匕首尖刺破了他的衣服，喝道：「小子！你要不要性命！」

那侍衞名叫常東洛，是個漢軍旗人，慣用大力鷹爪功夫，是乾淸宮值班的二級武士，今天晚上出動值勤，誰知道交了晦運，被三個假扮太監的女英雄，收拾得俯首帖耳，動彈不得，常東洛知道不能够掙扎，只好哀聲懇告道：「小的當然是要活命啦！我還要養八十歲的老母！」史凌霜道：「那個管你有一百歲的老母，你如果要活命，我問一句，你答一句！」常東洛一連答了幾個是字，史凌霜吩咐凌雲燕把另一個已死侍衞的屍身拖在一邊，擲入花叢，一切停妥之後，方才向常東洛喝道：「老佛爺的御廚在皇宮那裡！快說！」

常東洛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哦！你們要找皇宮御廚嗎？紫禁城裡的御廚，總共有十多處，不知道你們要找尋的是那一間哩？」史凌霜暗吃一驚！估不到皇帝的廚房也有十多間，桂月娥却是靈機觸動，問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句，皇太后的御廚跟老佛爺的御廚是分開的嗎？座落那裡？」

她這樣的一問，史凌霜、凌雲燕兩人暗暗佩服，常東洛道：「皇太后的御廚向來跟皇上的廚房是分開的，就在慈寧宮內！」他把慈寧宮的位置方向約畧說了，史凌霜道：「好！饒了你吧！」二指一落，點了常東洛的啞穴，把他拖在一邊，三個人向慈寧宮走去。

在淸宮紫禁城之內，慈寧宮偏在西北，向來是皇太后頤養的地方，樓台聳翠，飛閣流丹，美景如畫，三女俠看見夜靜無人，索性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來，一溜烟也似的，來到慈寧宮內，她們因爲事先得到常東洛的指點，不費多大氣力，便把宮中御廚找着，這時候差不多近四更天了！廚房裡居然透出燈火，史凌霜覺得十分奇怪！向桂、凌二女悄聲說道：「天色這般晚了！難道皇太后還要吃東西！

」桂月娥壓低嗓音回答道：「這說不定，咱們過去看看吧！」

三女俠一齊蹲下身子，蛇行鶴伏，來到御厨窗下，偸偸向裡面一看，原來厨房裡點了一盞油燈，兩個小太監坐在灶頭側面，小心的洗刴着一件東西，那是一盤形如蘿蔔的物件，可是沒有蘿蔔那般大，只有普通人手指頭那樣大小，只見他們很細心的，一條一條刴着，刮去了皮，把它放入一盆淸水裡，史凌霜看得不明所以，桂月娥滿腹疑團，心想：「這些難道是人參嗎？却不像啊！」

人參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裡，是難得享受的奢侈物品，但是在皇宮大內裡，却是絕對尋常不過的東西，尤是滿淸中葉，乾隆帝的十全武功，威震四海，除了每年例貢宮廷的長白山人參之外，朝鮮國半年進貢天朝的人參，也可以數千盒計，皇太后半夜三更要吃參湯，也算不了是怎樣稀奇的一件事！不過奇在這些東西，絕對不像人參，人參顏色是金黃的，這東西的顏色全現靑白，只見那兩個小太監把一盤東西刴好了，連淸水倒入一把銅壺裡，再將銅壺放在灶頭上，生起火來，桂月娥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，她低聲向史凌霜、凌雲燕二人道：「我明白了！咱們不用返回冷宮，立即退出紫禁城去！」

史凌霜吃了一驚，三個人翻上屋瓦，離開了慈寧宮，凌雲燕第一個忍耐不住，問道：「桂師姐，咱們好不容易才混進皇宮裡，怎的要立即退出去呢？」桂月娥不耐煩的說道：「我們殺死了一個淸宮武士，又跟別一個侍衛亮過相，怎可以逗留下去？同時我還看破一個秘密，皇太后的性命，大概不會長久啦！」史凌霜、凌雲燕齊齊嚇了一跳，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咦！你怎知皇太后壽命不長呢！」桂月娥道：「哦！這理由很顯淺，皇太后每天吃的飲食，下了慢性毒藥！」二女面面相覷，驚奇得說不出半句話！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十一集。）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大澤龍蛇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西域飛龍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天山雷電劍(全六集)……每集八角
虎俠擒龍(全二集)………每集八角
冰原碧血錄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漠海雄鷹(全二集)………每集八角
嶗山七鶴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青門鴛鴦劍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血洗地獄島(1—10)……每集八角
子母離魂劍(1—10)……每集八角
猿山神劍(1—7)……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 第十集
著作者：金 鋒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 1750.76.80(1)
Printed in Hong Kong